

世界各國

# 戰事犯

從前·爭強權·搶地盤·橫行霸道  
如今·上刑場·做囚犯·遺臭萬年

友聯出版社刊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7740B

· 國 各 界 世 ·

# 戰 事 犯 罪



友 聯 出 版 社 刊 行

目次

日本戰事犯

「三島毒蛇」東條英機

向世界挑戰的罪魁……………(一)

「馬來之虎」山下奉文

菲列賓的鷹掠者……………(七)

「混世魔王」本間雅晴

巴丹島毒蜈蚣……………(二)

「老黑龍」橋本欣五郎

屠殺南京的惡魔……………(六)

「東洋土行孫」土肥原

劍子手難逃法網……………(三)

「海狗」島田繁太郎

偷襲珍珠港的正兇……………(四)

「活閻王」松井石根

攻打淞滬南京的傢伙……………(六)

「鐵拐李」重光葵

天皇蓄養的鬻犬……………(三)

「胡狼」畑俊六

與原子炸彈談親善……………(四)

「吸血鬼」鈴木貞一

上海漢奸的老窩山……………(九)

「無權皇帝」昭和裕仁

被民衆指為戰事犯……………(三)

「嫵媚軍閥」近衛文麿

侵華媚汪的老狐狸……………(六)

「火燒外相」東鄉茂德

勾結納粹的德國通……………(三)

「法西流寇」杉山元

道地的窮兵黷武者……………(二)

「朝鮮惡虎」小磯國昭

日本第一名無賴……………(二)

中國漢奸

「現代秦檜」汪精衛

賣國的頭號漢奸……………(三)

「爛水手」陳公博

酒色昏迷的賣貨……………(元)

「糊塗蟲」周佛海

甘心做叛國妖孽……………(三)

「偽國母」陳璧君

禍國殃民的老熟昏……………(四)

德國戰事犯

「殺人魔王」希特勒

燬滅世界的強盜……………(元)

「嗎啡強盜」戈林

流星炸彈之父……………(五)

「納粹跑街」里賓特洛甫

專做希魔的說客……………(六)

「無權皇帝」溥儀

可憐的小猴猴……………(三)

「老牌猴子」王克敏

華北的奴才領袖……………(四)

「活動佈景」褚民誼

附逆的鼠曲小丑……………(四)

「投機政客」林柏生

敵偽的馬屁聖手……………(四)

「恐怖劍子手」希姆萊

德國「蓋世太保」……………(五)

「佞僕人」郭培爾

法西斯的毒牙……………(五)

法國叛徒

「倒戈元首」貝當

而老不死謂之賊……………(三)

美國奸逆

「東京玫瑰」伊娃

四朵花遺臭萬年……………(六)

英國叛徒

「洋喇叭」哈哈爵士

繞舌者處死……………(七)

越南戰犯

「熱帶丑角」德古

日本人眼中的狗……………(七)

泰國奸逆

「可憐蟲」阿巴溫

大聲疾呼的傀儡……………(九)

「槍斃鬼」賴伐爾

法蘭西國民公敵……………(六)

意大利禍首

「斷頭黨魁」墨索里尼

結果如此下場……………(七)

挪威叛徒

「卍字走狗」葵士林

屍骨不回家鄉……………(七)

印度叛徒

「賣國黑炭」鮑斯

舞頭觸到印度國……………(六)

【其餘請看「第二輯」】

# 『二島毒蛇』東條 向世界挑戰的罪魁

翻開日本戰事犯「黑單」的第一頁——

東條英機是日本有史以來最「大膽」的主戰派首相，這老軍閥一股蠻幹作風，於一九四一年十月組閣，同年十二月七日——即登台後的兩個月，他竟通過了偷襲珍珠港的搶劫戰略，對武力強大的美國展開第一次創紀錄的攻打，並且還連夜發出宣戰佈告，同時向英美宣戰，憑他這點勇氣，終於把日本民衆送上屠場，把三島國土來不及似的推進了瓦解的境地。

作爲太平洋戰爭禍首的東條，是所謂「八弦一字」精神的實踐者，他的老武士道派頭將在日本的覆亡史上永垂不朽。自從向太平洋進攻起，一直到東條沒臉再戰而倒閣止，先後一共幹過不少禍國大事：第一件正是進犯英美，第二件是誘惑泰國等弱小民族的參戰，及互訂什麼攻守同盟，第三，乃與西方法西斯強盜德意簽立三國軍事同盟，再次是確定大規模侵華軍事機構，發動攻打長沙，唆使在華日軍殺我無辜同胞，及迫使汪逆精衛之偽中央與英美宣戰，圖破壞我國邦交，凡這種種，都是這老軍閥的得意傑作，這是舉世周知，無可諱言的事實。

日本經多年之戰役，經長時期的屠殺，由於國本的總崩潰，終在聯合國國家的集體圍攻之下，宣佈死刑——屈膝，所以當麥克阿瑟大元帥踏上日本本土，下令逮捕戰時犯之際，東條知道這條

老命不能倖免，便在神經錯亂狀態中，舉槍自殺，以圖一死卸下他畢生的罪孽。

那是九月十日的事，當美軍奉命去東條宅第搜捕這老軍閥的時候，他就在未啓門之前，用他的自佩手槍向自己身體的左部發彈闔蓋。據當天的美軍官宣稱，他們去抓東條時，見東條已經站在窗前，遠遠向窗外的軍人們微笑，美軍向他出示證書，問誰是東條？他也會回答「我就是東條」，可是未待美軍走進室內，就聽見裏邊發出了單調的槍聲。

當他們打鬥進去的時候，那時東條已經倒坐在他的椅座中，臉無神色，創口流着大量的血，呻吟不止。他的書桌上，放着一柄天皇頒布的停戰詔書，和一柄短劍，劍盒已經置於他的椅上，顯然這個禍國殃民的老侵略主義者，事前就準備着死，祇是缺少些勇氣，想在可能中活下去罷了。

美國軍醫簾遜上尉曾經替他輸血，並注射配尼西林，二萬五千個單位以後，東條的傷勢很有醫治的希望。簾遜軍醫官於是悉心爲他診療着。下面，是一位在場記者目睹東條自殺前後的經過。他說：

在東條自殺二十三分鐘，東條輕弱地勉強說道：「我本要用刀自殺的，但是却用了一支手槍，我承認戰爭的責任，萬歲！」

東條身着一件白色的運動衫，上面濺滿了他自己的血，並穿着卡其褲和長統靴。

東京每日新聞的高松君與我到達東京郊外東條的私宅的時候，麥克阿瑟將軍部下的克勞士少校，攜帶了逮捕令前來。



四點十五分東條返宅，克勞士叫他開門，東條搖手回答：「我不願討論這件事，除非這是正式的命令。」到了這時，他還懷疑着。

克勞士向翻譯說：「告訴他停止這種可鄙的玩笑，就開始走吧，告訴他把前門打開以便我出示我的文書，告訴他準備到橫濱麥克阿瑟將軍司令部一行。」翻譯員傳譯後，東條便將窗戶關閉。稍頃在四點二十一分時，槍聲遽起，我們便奔去。

書室的門已鎖上，克勞士將門蹶開，東條倒臥一張安樂椅上，腹部橫隔膜處鮮血汨汨流出，呻吟的聲音，滿室回盪着……

後面另一間室內有一個少年交腿坐在一只草墊上，垂首不語，高松說那是東條的兒子，在旁邊露出很痛苦的样子。

克勞士即派一輪吉普，到東京去請醫。

忽然間東條回復了神智，他揮動左手召喚聽衆前去，那時我們便聚攏在他的周圍。他承認了戰爭的責任，並且說：「現在我樂於死去。」他的兒子從另一間拿出一杯水來，醫務下命在醫師未來前不准移動他的身體。

他的創傷頗爲嚴重，傷口約有六吋長，鮮紅的血不斷地從身體前面流出來，我覺得奇怪假如他真的要死爲什麼不擊穿心臟。但日本記者們說這部位便是在切腹儀式中剖腹刀戳入的地方。

六點十八分美軍救護車到，空氣更顯得緊張，但是最先來援的日本醫師不讓別人參與，因爲東條說他自己要死。美國陸軍醫官薩遜上尉把這位置於胸下的創口縫合起來。

東條在縫合傷口的大部時間中昏厥不醒，面容因痛苦而歪斜。之後便把他移到一間小屋子裏，讓他臥下，身上覆蓋藍白相間的被褥，當子彈取出以後，便在他的胸前和背後敷設綑帶。

當他震抖和疼痛的時候，醫生便注射一個單位的血漿和嗎啡。」

由於要挽救這個第一流主犯的老命，前後給他一共輸了四次血。終於東條的創口好了一些。不過，他的身體內已灌入了美國人的血液，善於諷刺的美國人說：「便在的東條，不再純粹是法西斯血統了吧。」

之後，把東條好好留在美軍管理的醫院裏診療。但在中途，東條曾經絕食，不願吃什麼東西。他的逃避主戰罪這樣堅強，早知如此，又何必當初呢。

十月八日，東條病轉好了。奉麥帥之命，美軍把他從橫濱醫院祕密移解到大森監獄，準備待他能支撐的時候，來一次提審。

誰都知道，東條是侵美的罪魁，美軍爲要杜絕日本法西斯火的餘重燃，東條這軍閥，是決不肯輕易放鬆過他的。

## 「胡狼」畑俊六與原子炸彈談親善

日本在侵華作戰的過程中，差不多動員了十分之八的陸軍指揮官長，凡是有屠殺中國民衆野

心的法西斯軍人們，上級的幾個，幾乎掃數被派遣到我國本土來督戰，爲着在華作戰多少可以奪到幾個城市，幾個據點，在形式上是勝利的，那麼拿這些勝利的消息去迷惑上司，對他們至少是認爲「光榮」的，「刺激」的。

殺人不眨眼的軍閥爪牙烟俊六，正是曾經兩度出任什麼在華派遣軍總司令官的一個。

烟俊六這傢伙初次來華，在華中交了幾仗，給他嚐到了中華民族英勇抗戰的辣味。在意思中，他們以爲中國軍隊是不堪一擊的，可是中國軍隊有這樣一點自信，敵人要佔據一城一鎮，必須讓他們付下重大的代價。烟俊六的估領慾不弱，當然所付代價不輕，結果他是超出了理想，失敗了。但由於失敗的怒憤，便使部下野蠻的軍人，到處殺戮民衆。在華中，在長江黃河與華南，因此民衆的流血，造成了歷史上殘酷的一頁。

當一九三九年，日軍侵華正告進退維谷的時候，阿部這野蠻的軍閥，組了內閣，想由他上台之後，繼續以速戰速決的方法來打開膠貼局面的。阿部信行的內閣陣容，可算是日本歷史上最脆弱的一次，人才不濟，饒幸了烟俊六，以塵化的姿態命他做陸首。烟俊六勉力爲之，就在這時，派西尾壽造大將出任中國派遣軍司令官，發動所謂「十月總攻」。

西尾以七個師團的兵力直撲長沙，結果，孤軍深入被圍，而在幕阜山吃了一場大敗仗，七個師團幾乎殲滅過半，這一陣下來，不單使西尾丟了以前日俄戰役時，所謂足智多謀的老面子，連烟俊六的陸相飯碗也敲破，被阿部以冷眼看待，粉碎了他們圍攻西川的迷夢。

烟俊六此後就沒有建過「功績」。

說起畑俊六這個戰爭犯的出身，他也算是近十年來崛起於「東北關」的一系。在日本馳名的板垣政四郎，老東條英機，與畑俊六是採一致步調的。這個軍事野心家早年在陸軍士官學校第十二期畢業，當時在校被人稱爲「黑馬」，也有人叫他「胡狼」。陸大受訓時，成績尙佳，畑俊六擅銃劍術，這一門日本武士道必修的「劈劍」課目，他終考第一，可是畢業後，畑俊六並沒有大不了的。

他的同班中，幾個野蠻的同伙像小磯國昭，古莊幹郎，柳川平助三個傢伙，已號稱「陸軍三才」，他如建川美次，杉山元，這兩個侵略主義者也頗有地位，惟獨畑俊六趕不上他們，這是無可諱言的。

直到「二·二六」政變後，由寺內壽一出來負責肅軍，荒木貞夫下了台，換柳川平助來處理陸軍，畑俊六因爲老友關係，才有機會繼着柳川之後，在台灣做了一任司令官。

但顯然不够他的殺人癡的。

畑俊六自在中國被調回本土後，一直不聽見這條伙消息。直到日本投降後，大概美帥麥克阿瑟氏要追究那張戰時犯的正兇來，東京廣播方面傳出消息，說畑俊六於八月初旬在廣島，正逢着美國的「B29」機送下好禮物——原子炸彈，畑俊六一時對「死亡」大感興趣，所以毫無逃避地，與原子彈談判親善，做了一名忠實的被試驗的屍骨。

畑俊六的運氣頗佳，他死得快，沒有嚐到日本「皇國」覆亡的甜味，要是這條伙慢走了一步，還不與原子彈去談親善的話，時到今日，當然也被列入戰爭犯的行列，叫他在「戰犯營」中

領受野心者應得的鐵窗風味了。

## 「馬來之虎」山下菲律賓的虜掠者

曾經運用着恐怖戰術，率軍攻佔菲律賓的山下奉文，在太平洋橫行過很久的時期，他被日敵的高級將領贊譽爲「馬來之虎」，在整個太平洋戰局上，他正是麥克阿瑟元帥的一個勁敵。

山下奉文最初祇是一個次官，並沒有什麼了不起，自從率軍南進之後，漸漸露着頭角。山下自中將一躍而爲大將，他的職銜增高，他的殺人慾也正隨着提高。當山下部隊攻佔菲律賓後，一方面攫奪了菲島的財富，一方面却授命他手下的野蠻士兵們展開屠殺，造成了菲島破紀錄的殘酷行爲。

菲律賓自淪陷於日敵後，民不聊生倒在其次，凡是民衆更在敵騎之下度着殺戮的恐怖生活。在菲島偽政權的成立已被操縱在日本人手裏，各種各樣的壓迫手段加在島民的身上，他們祇能含垢忍辱，在痛苦中度日。公用事業和鑛產，留存的往來於各島之間的航行工具，輪船，小艇，給日軍破壞着，鑛藏，馬尼拉藤，木材和椰子油，一切都給日本陸海軍搬走一空，運到他們自己國內。凡這種種，都是山下奉文的傑作。

四郊的農民，婦女和孩子，隨時受日本士兵的欺壓，也隨時可能受到刺刀的威脅。日兵有個

無賴的藉口，說他們私藏游擊隊，這樣就可以致某一羣人於死地，所以日軍佔領了這塊繁華的東方後，頓時變成了世界上最黑暗的區域。每天每分每秒鐘，有無辜的人民在那裏含冤而死！

這還不算殘忍，最使你觸目傷心的，是日本兵把俘虜了的美國，英國軍民，當牲畜的看待還不如，用清種種毒刑，上電，活埋，餓斃，一批批將他們不分男女老幼的屠殺，這種慘無人道的行爲，也惟有自稱文明之邦的日本，方幹得出來。

日軍侵菲，及殺害菲民，先後由本間雅晴，田中將軍等幾個寶貨所導演，但無論如何，他們的手法總比不上山下奉文的高妙。最使人忘不了的，是一九四四年十月的大屠殺，這筆血債，是聯合國必須向這幾個戰犯補償的。

自勝利消息傳出後，日敵的乞降，盟軍的佔領到三島本土，終於由麥帥的命令，把山下抓捕起來，列爲「當然戰事犯」之一。

麥帥曾經與山下不共戴天之仇，更爲着美國俘虜們的被他手下所殺害，在馬尼刺，當時由美軍事委員會提出加以審訊，控山下以殘殺戰俘之罪。據發表的文告稱：「山下奉文於統率其部屬與美國及其他盟國作戰時，未能發揮其爲統帥之權力以管束部屬之行動，任他們對各國民衆施行殘暴，因此，山下奉文應以完全違反戰爭公法論。」

當時麥帥並規定在東京首先審判山下的計劃，由美國西太平洋總指揮官史梯拉將軍發表，將特別組織一個五人組，來審理他。這五位審判者，即首任審判官萊諾上將，史坦文上將，李斯特上將，華而克上將及布朗上將，他們都是賞罰嚴明的人才，當然能把這個戰犯予以適當裁判的。

照這樣看來，這被稱爲「馬來之虎」的山下奉文之末日，正是到臨了。

## 「吸血鬼」鈴木 上海漢奸的老靠山

日本軍人有所謂「少壯派」的，一考查他們年齡，都是老而可死的年紀，並不合乎「少壯」兩個字稱呼。這一羣侵略人犯比較真正年輕的，要算鈴木貞一這萬惡的傢伙了。

鈴木貞一，是聯合國國家的雙重戰事犯，他從前發動侵華，對中國方面提示了不少陰謀脆計，而且親手在華指揮偽組織的傀儡戲，做着提線人，後來鈴木回到東洋，又參加東條內閣，計劃着發動偷襲珍珠港的事件，一變而爲侵犯英美的罪人，有這樣兩項大罪，聯合國國家還能饒放着他讓他逍遙法外嗎？

鈴木的鬼計非但在中國方面出名，即在日本也很聞名。他與柳川平助畑俊六東條英機很有交往，當年來到上海，出任什麼「興亞院事務部長」，統握着侵華的大權，沒有一個計劃沒有一個條款不是要中國迅速滅亡。

所謂當時的「興亞院」，是日敵鬧了許久的對華機關而產生的一個最直接的滅機關，也就是所謂「對支院」的變相。但改名爲興亞院，顯然除開侮辱中國之外，也給了整個亞洲民族一個侮辱的先聲。日本軍閥要滅亡東亞之心老早就存在着，但自從柳川和鈴木這幫傢伙上台之後，一切

險惡的陰謀，是積極的暴露了。

鈴木貞一，就是站在最前面的一個殺華操刀人。

他的罪愆，非筆墨所可形容，但就華中上海方面大衆所知道的，計有下列各點。鈴木在滬時，曾經唆使一個日本最出名的浪人，叫里見甫的惡棍，勾結漢奸盛幼齋，創辦了一家「宏濟善堂」，這機關分明是公開販毒機關，以及包辦鹽務，公開征稅，企圖把中國人權壓得透不過氣來。這種權壓的方法，表面上雖然沒有像大炮飛機炸彈那麼利害，但其毒化的程度，却超出了武器的力量，這是大衆所公認的。

鈴木爲興亞院的事務，更不借搶掠在華物資，把所有的食糧米麥，大量運回三島，供敵作爲軍中糧糈，海上的漢奸們，幾個罪大惡極的都是由他一手造成，所以有一個時期，鈴木簡直是漢奸的「靠山」，靠着他的「企劃院總裁」頭銜橫行着。

「興亞院」取銷後，鈴木引退歸國，不久，這傢伙與東條勾結，當東條這老犯組閣之後，鈴木貞一便以國務相的姿態，在內閣中出現。——國務相在日本，雖叫做「不管部大臣」的，而鈴木樣樣都管到，二個月之後，爲了侵犯太平洋，在珍珠港偷襲美國海軍軍艦，這個陰謀的大計劃，鈴木也參加着，因此勝利後，當東條英機自殺消息的傳出，及麥帥下令拘捕鈴木這傢伙的時候，他也明知不能逃避一切罪愆，就前去自首。

現在，鈴木貞一被鋼在牢中，與本間雅晴橋本欣正郎等同爲主戰正兇，不久將受到正義的制裁了。



# 『混世魔王』本間 巴丹島的毒蜈蚣

本間雅晴擁有日本陸軍中將的頭銜，曾與鈴木貞一同樣，犯了侵華侵美的兩重罪名。

在日本，人人知道本間雅晴這傢伙，因為昔年曾經伴著秩父宮親王讀書，由於他的皇族關係，才穿上這件「黃馬褂」，幹着橫行不法的勾當。本間早時留學法國，在法蘭西留待着好多年，所以他滿腹也有侵法的計劃，這是因為他用間諜工作在巴黎為賽方而得來的代價。

當日敵開始侵華之初，本間這傢伙來華呼聲甚高，及到上海的松井吃了敗仗，本間終於被派遣到中國來殺人。本間來華的戰鬥，始於攻打南京，據說本間的部下，上自軍曹下至伍卒，都是智識份子，學生們所組成，可是屠殺起南京及四郊的中國百姓來，比那些樺太庫頁的北海道的野蠻日人還狠毒，日本的智識和文明，這樣一看，便可想而知了。

本間統領着的部隊後來在我國境內也曾攻打武漢，屠殺長江沿岸的人民。

這都不算精彩傑作，自從本間這傢伙調防天津塘沽後，野心更暴露無遺，他在民國廿八年受任「天津防衛軍司令官」，封鎖天津英租界，強渡我方存儲的大量白銀，並且唆使浪人和日軍合作，毒化津沽，殺戮人民，這血的故事，我們是永遠忘不了的。

當太平洋掀起戰事之後，本間這壞蛋適在台灣，出任駐台軍司令官，馬上奉命攻打菲律賓，

在猝防不及之下，麥帥棄了菲島，而退至澳洲。但在巴丹島上的溫特銳將軍的一部，不久又遭了這個「混世魔王」本間的猛攻。打了一個月。溫特銳將軍因彈盡而被俘，但本間部隊的元氣也受到重創，因此本間這傢伙佔領了巴丹之後，爲着報復，他便開始屠殺美俘，以及當地的民衆。

巴丹島上的血，幾乎染紅了地面，在這劫後的島上，本間雅晴成了一條毒蜈蚣，最後，本間被黜回國充着預備役，他想從此隱退的，不料勝利的角號吹響，盟軍佔領了三島，逮捕戰犯之際，本間終於自首，做了現在的階下囚。

當美軍初次審詢本間的時候，這傢伙倒並未卸責，承認一切殺戮菲民及美俘之罪。但屬於據掠我國的部份，本間不知是否圖賴？

日本的「混世魔王」，抵罪的時期已到了呵。

## 「無權皇帝」昭和 被民衆指爲戰爭主犯

昭和是日本第一百廿四代皇帝，也是東洋歷史上最可憐的一個傀儡。

日本人對待日皇，向來是像神聖不可侵犯的一樣，他們對於天皇的尊敬，是全世界所少見的，他們把天皇當做是神，不是人，更不是帝。

日皇誰看見過，日本的子民也沒有看見過，因爲日皇住在東京中心「九重宮」裏最內面的禁。

宮裏，禁宮的四圍有一條很寬闊的城池圍繞着花崗石砌成的崇高的城牆，一個城圍有好幾里長，雖然開着四十座城門，但是日皇很少出來，且誰也不能進去。

日本東部有着五十幾處別墅，日皇也極少到那些地方去，祇有夏天他會和他的家屬到離東京約有三十里的葉山去消夏游泳，那裏的海濱當然是屬於他私用的，甚至於這區的男浴者一律破例的要穿上衣。

外國有新大使呈遞國書覲見的時候，是不准帶隨員的，典禮完畢之後，和日皇談話，也是由通譯官傳話，通譯官兩隻眼睛只好朝地下看，還要低聲下氣的。

日皇每年領導國家大典一共有二十一次，每年參加海陸軍大學的畢業典禮，還舉行兩次盛大的國遊會：一次是四月裏的櫻花會，一次是十一月裏的菊花會。菊花會舉行的時候，當然天氣很冷，不管冷得怎樣的程度，賓客們是不能穿大衣的。

日皇參加國家大典的時候，他總是坐那輛栗色的轎車，於是這栗色就成了日皇專用的顏色了，其他汽車一律不得潛用栗色來漆。

日皇參加國家盛典出巡的時候，沿途街道上家家戶戶都要垂簾，誰敢偷瞧日皇一下，他們有一種傳統的說法：就是說，誰敢直視一下日皇，便算瀆犯了神明，他的一雙眼睛馬上就要瞎掉的。

日本的風景照很流通，可是日皇的照像就從來沒有發現過，日皇的臉上和歐美的女子一樣，蒙着薄紗和流蘇，在出巡的時候，更加嚴重了，不管經過的路近也好，遠也好，可忙壞了警察

們，他們沒命的奔走，通知住民趕快把窗簾統統下下來，就是幾百里長的路程，也是這樣做。

所以記者們就無從得到日皇一點點的消息，據說昭和日皇登基以來，一共接見過三次外國記者，而且還不是以記者名義接見的，一個是以法國上賓瓊格接見的，另二個是以代表報紙而接見的，經過幾分鐘的談話，也談不出什麼新聞來，甚至於美國對駐東京的記者有訪問日皇一次有酬美金一百元之規定，也從來沒有一個記者得到過這注酬金。

對於日皇，日本的新聞記者從來不敢在報紙上發表過一點什麼素描和特寫，像最近日皇破格的出宮訪問麥克阿瑟大元帥，日本新聞紙上登出了這項消息之後，當時就有三家著名的報紙受到封閉的處罰。

一九三六年 *Time* 週刊，曾經採用過日皇的肖像做封面，編輯先生受到空前的威脅，迫着編輯通告讀者，密切注意，不要把該期雜誌顛倒拿，同時須忌在封面上按放任何東西，如果有人雜誌上畫了一張日皇的漫畫，其實並沒有絲毫的挖苦，日本駐美大使立刻提出嚴重抗議。有一次日本版的幸福雜誌封面上印了國徽菊花，十六瓣印了十五瓣，這或者是故意避免麻煩的法子，但是也難倖免，結果被禁。

如果有外國大使和他的日籍的書記在參加御園遊會，向書記提起關於日皇的儀表，容貌，但是書記不管對方是善意的，或是關懷的，他都認為這種答覆是有瀆日皇的，所以正式拒絕，恕不答覆。

有一位很著名的法理學家，在東京帝國大學講授政治學也有三十年之久了，第一次在他二十

年前的著作裏發現有一句說皇位不過是政府的一個「機構」，這「機構」二個字，就像闖下了滔天大禍一樣，立時立刻被削職，險些兒遭到暗殺的毒手。

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日皇是神聖不可侵犯，醫生是沒有資格碰着日皇的身體的，日皇的父親祖父更不必講了，手上非要戴一雙絲手套不可。

致於裁縫司務更要有一種測量學，透視學，他要替天皇量裁一件新衣的時候，當然不要近身，一定要離得遠遠的，離得遠遠的裁。日皇的衣服，不比平常，要尺寸準確，要大小合式。日本人對待日皇是一百三十萬分的服從和尊敬，有一次御駕出巡去參加一個鄉村的典禮，交通警察因為把路指示錯了，他自己羞憤交加，竟然自殺以謝天皇了。

服從，的確服從，在「二·二六」暴動，日本人從來不敢喊出一聲「打倒天皇」的口號，松尾被殺的時候，臨死還嚷着「天皇萬歲！」這種主奴的虐待，在世界文明的今日實在是太不够科學頭腦了。其實，昭和皇帝威信雖大，架子雖辣，他却始終是日本傀儡，一直被法西斯軍閥玩弄在手掌上，廣田、近衛、阿部、東條、林銑、平沼、小磯、鈴木等等幾個首相，從來不當他一回事，他們有的是侵略政策，軍國主義，要發動戰爭祇消對昭和上張奏天，他批准一下，戰爭就此發動。這是軍閥的罪，但也是昭和自己的罪，時到今日，要賴也無從賴起的。

「七七」發動侵華戰事以來，日本死了多少老百姓，這些民衆的死，有個口號，說是爲「天皇而死」，神風，特攻，混身綁了櫻花，神符，拿人去同機械拚，這種種完全中了昭和皇權之毒，但結果日本吃了敗仗，終於向戰勝國家投降，老百姓死得冤枉絕頂，所以在戰後投降的不多。

久，東京民衆會激起反抗，羣起遊行，青年工人們且喊着打倒天皇的口號，迫他下台之外，又要把他列爲戰爭主犯之一，與東條土肥原等同受聯合國條律制裁，可憐曉和莫名其妙，到目前爲止，還不知前途命運如何結局呢。

天皇的財產，已於十月尾末爲麥帥下令查封，統計一下他的私產，如果充作賠償戰勝國家損失，大家倒可以有筆整數，這在擁有巨產的天皇，真是連做夢也想不到的吧。

## 「老黑龍」橋本欣 屠殺南京的惡魔

日本曾經有過許多祕密黨派的出現，渲染着法西斯主義色彩最濃厚的「日本青年黨」，黨魁便是無惡不作的橋本欣五郎。

橋本這傢伙雖是第二流的日本軍人，而他頗得到最高軍部當局的歡心。橋本善於欺騙日本的士兵，他訓話起來，總以軍事爲第一，對小兵們的頌揚不遺餘力，因此日軍被他騙上前線做炮灰，這種誘惑主義，不媿是軍事政治手腕的並施。

名作者約翰根實對日本軍人的臉譜，勾畫得非常清晰，差不多每一個侵略主義者的特性他都注意到，尤其是對橋本欣這傢伙，筆下說他是「一黨觀念的鼻祖」，是一個日本「最暴戾的軍官」，這是對的，橋本欣歷年來統治着的青年黨，便是這樣「成名」的。

橋本已有將近六十的年齡，老而殺性不改，這是他們日本滅亡的預兆。這傢伙信任法西斯主義，中了納粹的餘毒，他曾經說：「國社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像晚空的新月，祇有在大日本的晨曦中可以點綴得更明顯」。像這種類似的話，橋欣不知說過多少篇，因此，日本的國運終於推毀在納粹的手裏，做了法西斯國家滅亡的贈品。

從一九二〇年開始，橋本研究俄文，德文，這傢伙畢業於陸大，但也有政治陰謀，早蓄意在蘇德兩國之間探選一條要走的政治路線。他想做「俄國通」失敗，到了一九二七年，被任爲駐土大使館武官時，他就整天研究歐西政治，殆德意法西斯的抬頭，他就勾結上了卍字旗下的強盜，回國祕密組織着黨會。在替獨裁主義者做着「抱檯腳」工作。

一九三六年的橋本，那時這傢伙成了政治舞台上最活躍的一個，

由於他的青年黨的得勢，趁此組了個所謂文武官僚合併式的法西斯政府，實行他野心的改造日本政策。這個實貨的青年黨成立之初，居然發表什麼「飛躍的太日本國家體制大綱」的宣言，他替法西斯黨首們喊着「天皇歸一」和「國家統制管理」的口號，許多比他高的同僚也被橋本嚇退，而對他的樣子非常眼紅。

橋本這傢伙是個專制可怕的莽大佐，他當了廿六年軍人，下過大獄，吃過官司，可是祕密的結黨還依然不改，日本的「黑龍會」七份子，橋本便是最活躍的一份子。所以有「老黑龍」之稱，這個綽號，在他是認爲與「橋欣」一樣榮耀的。

黑龍會專以暗殺黨政人物的姿態成立，橋欣不消說，是殺人的名家了。

當侵華戰爭開始後，橋本欣也以大佐資格，派到江蘇來，這傢伙最初的陰謀，是轟炸美艦「潘南號」，他的潑辣，大胆和野蠻作風，罔顧國際公法，在這裏就可以看得出來。

接着，橋本欣正郎又在佔領南京城後，在我國的土地上大殺民衆，南京城的可怕的大屠殺，便是橋本一手所造成。這筆血賬要清算，找他也可以了。

現在這個橫行不法的惡魔，已經被麥帥下令後，開始第一批抓獲。橋本的罪名與土肥原同樣的爲中美各國重視，兼之橋本欣是法西斯的毒蟒，此人不除，後患無窮，所以民主國家的人們，都希望嚴辦這個東方法西斯的爪牙，使他永久不能再有復活的一日，那才使人痛快。

日本的平民也說：「老黑龍是應該獲得死罪的！」

## 「嫵媚軍閥」近衛侵華媚汪的老狐狸

聯合國勝利的大纛已經飄揚在日本的本土，可是日方的戰事犯們在僥倖未被緝捕之前，有幾個傢伙也想搖身一變，卸下侵略的冑甲，想戴上民主的假面具，以圖卸棄從前的罪惡。嫵媚軍閥近衛文磨，便是這樣的一個。

近衛是日本最狡猾的政客，日本法西斯氣燄正濃的時候，這傢伙揹着獨裁的旗幟，到處吸引小政客，噓人家加入他的政治集體。



在日本，近衛文麿的潛勢力相當膨脹，尤其在「少壯派」軍人的眼中，近衛也是他們崇拜的對象，過去，這寶貨也是對華主戰的有力者，組閣前後，他的侵華言論發得最多，雖然是以親英美來作煙幕，但大東亞的計劃，什麼「東亞共榮圈」，「東亞新秩序」的口號，還不是近衛這傢伙所主謀的嗎？

我國上下對近衛的懷恨更甚。因為，近衛戰後對我政府的挑剔，曾經做足輸贏。他要迫我們忍辱求和，他勾誘意志薄弱的汪精衛，企圖掀起我們政治內訌，但由於我們抗戰意志的堅強，才沒有上他的勾當。可是汪精衛這該死的傢伙却給近衛這隻「老狐狸」一篇談話媚倒了。是什麼談話呢？請看——

「日政府在今年屢次之聲明中之所宣明，始終期以武力澈底掃蕩抗日國民政府，同時願為中國有識之士相攜向東亞新秩序之建築邁進，今已能令人感覺在中國地更生之勢在澎漲興起，建設氣運在逐漸激昂，於茲日政府宣明調整與更生新中國之關係之根本方針於內外，以期帝國真意之徹底，日滿華三國以東亞新秩序之建設為共同之目的，而相結合，共期實現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以是故中國須首擯棄從來之狹狹觀念而一變抗日之愚，及對滿洲國拘泥之情」，近衛要滅亡我國的陰謀，不是很明顯嗎？但他又說：「關於日華經濟關係，日方並非欲在中國試行經濟的獨占，又非將限制理解解新東亞，適應之而行動之有善意之第三國利益一類事情向中國要求，唯始終期望能使日華之提攜與合作實現而已，即在日華平等之原則上，中國許可帝國臣民有居住及營業於中國內地之自由，而促進日華兩國國民之經濟利益，且鑑於日華間歷史的經濟的關

係，尤其在華北及內蒙地區，其資源之開發利用上，要求對於日本予以積極的便宜，日本所有求於中國者之大綱，盡如上述，徵諸日本不顧一切調動大軍之真意，則日本所有求於中國者，不在於區區之領土，亦非戰費之賠償，彰然自明之事也，日本欲要求中國實行其為新秩序建設之分擔者之職能上必需之最小限度之保障也，日本尊重中國之主權，當然不吝予以考慮，甚且為完成中國之獨立計，願積極考慮撤廢治外法權，及歸還租界。」

看了這篇狗屁談話，凡是有血性的中國人當然付之一笑，可是汪逆精衛甘心賣國，竟給近衛媚上，中了這篇談話的毒，就此叛黨通敵，在近衛一手導演之下做起傀儡戲來。中國淪陷區民衆後來受汪逆之虐待，近衛的「功績」實在不小。

但近衛不久下了台，連這個情婦樣的汪精衛也不愛，而拋棄了他。

近衛的嫵媚，近衛的狡滑，從那時起，已經舉世所公認，不料時隔幾載，日本乞降，眼見聯合國國家勝利後，不想近衛這老滑頭從日本的地窖裏伸出頭來，居然想和聯軍撻手。這個傢伙靠天皇排頭，想搖身一變，來附和民主，可是這非但美國不答允，世界各國以及日本的平民，也不許他這樣做的。

近衛想到中國謝罪，這種假慈悲被我國揭穿了。他想修改憲法，也為日本平民反對，而作罷了。他還自由地走動着，站在中國立場說，每一個中國人無不要求嚴辦近衛，把這傢伙與土肥原山下奉文輩同樣治罪，才稱賞罰嚴明。

# 「東洋土行孫」土肥原 劊子手難逃法網

提起土肥原這殺不可赦的傢伙，我們人民沒有一個不表示深切的痛恨。

揭開一本近十五年來日敵侵華的史料，土肥原賢二正是罪魁禍首。「九一八」敵騎是怎樣進攻東三省的？這責任不是土肥原而是誰呢？

土肥原，以軍閥爪牙的姿態，第一個實行民國以來的武裝侵華，幾小時之內把東三省佔領，殺了張作霖，搶下了我國最肥沃的寶藏，從此，中國的命運被控握在日本強盜的手裏，經了十四年的奮鬥，我們才把這個巨恥大辱洗淨。

在東北以關東軍領袖，橫行稱霸的土肥原，不但搶下了土地，而且，也用強暴的手段綁去了世界上最出名的傀儡——溥儀。他用手槍逼着年幼無知的小東西做皇帝，建立所謂「滿洲國」，這個偽組織的提線人正是土肥原。在東北，他着實潤養了中國的一羣老牌漢奸，教他們如何賣國的勾當。

東北是我國唯一的富藏：森林，礦產，鐵，大荳和高粱，一切的物資被日本搜刮了去，十幾年來，他們製造了武器用以對付全世界，對付中國，一半全靠憑東北的收穫。這還不是土肥原一個人的「功勞」嗎？

繼「瀋陽的大傑作」之後，土肥原又歷任平津特務機關長，在平津塘沽一帶，所有的走私，販毒，招募華工，也都是他一人所作所爲。這個該殺的傢伙，「七七」以前的華北特殊勢力都是一手包辦，所有的漢奸，沒有一個不在土肥原手下扞觔斗，打虎跳，成了標準的賣國的罪犯。所以土肥原是侵略中國的頭名惡魔！

當蘆溝橋我國抗日的炮火響起後，土肥原還沒有放下侵略的原旨，反而變本加厲，有一個時期又以師團長的資格，向我國境再度展開惡毒的大屠殺，我同胞們死亡在他斬刀下的，當然不能計數了。

亞洲各地的人民，因此沒有一個不知道土肥原的罪行，把他當作殺人的「劊子手」。

同時，日本每次侵華及每次開闢新戰場，事前沒有一次一地不是土肥原先到指定的地點接排侵略陰謀，隨後用兵，這證明土肥原的對中國作戰，實有領袖資格。

可是窮兵黷武的國家，終有末日的。當日敵崩潰投降後，聯合國通緝日本戰事犯的黑單中，土肥原終於被列爲前一批。下令的時候，土肥原是嚇得臉無神色，不敢有違抗的餘地。不過，盛傳土肥原會想用出「東洋土行孫」的技倆，想找個安全地帶逃騰的，那時這傢伙新任日本第一軍團長，還祇四十八小時，祇是搜捕者已經監視了他，而且又傳出了田中大西阿南的切腹，東條的自殺，島田杉山的被捕等消息，這個傢伙逼不得已，祇好自首，向麥帥乞憐着。

土肥原是日本的「希姆萊」，這是他真正的降服嗎？並不，土肥原這傢伙是狡猾的，也許還想用種種脆計及狡辯來遮掩過去的罪狀，但是一個澈底清算的時期已到，土肥原應該要由中國共

審，才吐出我們十四年來的怨氣。

我們必須在土肥原這強盜的身上，檢查出他在我國國內所佈置的一切間諜陰謀的細胞，把這一切危險的細胞肅清了，偉大的中國，亞洲和平和安全才真正有了堅實的基礎。

## 「火燒外相」東鄉 勾結納粹的「德國通」

日本最陰險的外交家東鄉茂德，這寶貨是生長於鹿兒島的鄉間。

在未踏上政治舞台之前，在東京，東鄉有着許多醜事和笑料，可以作為他後期陰謀的參考。這傢伙的德文根底本來很好，當初東京第七高等學校教書時，因為教的是德語，閒着時便在宿舍裏抽烟，喝太陽啤酒。有一次他不滿意這學校的待遇，就懷着陰謀，趁酒後把烟蒂掉在校舍裏，就此一把火燒光了那個校舍，自己一溜，改行學起法律和外交來。

這是他早期陰謀的處世觀念。但因為會縱火焚屋，在後來出任了外相後，還有人題他一個綽號，叫「火燒外相」，倒也相當幽默和諷刺。

考入外交界後，東鄉被出使德國，當着日本大使館的書記。然而他在德國，還愛着酒和女人，不多久，給姘上了一個德國情婦，就在柏林實行同居了，由於東鄉與德國人的血統發生了關係，他對德意展開法西斯政治的時候，拚命地勾結着，他對於里賓特洛甫相當崇拜，則對希特勒

這個魔王，更如祖先看待一樣了。

在外交人才貧乏的當兒，東鄉因諳德文，乃在日本國內充任着要職。他的手腕，是毒辣而又圓滑的，當日本侵華後，東鄉最初並不如何露臉，不擬担任要職，但在數年之後，因着東條英機的組織內閣，東鄉便任了外相。

東條的突然侵犯美國，東鄉和島田均是唆使的主要罪犯。

記得當東條登台後一個月，東鄉茂德遣傢伙對美拼命用敷衍和拐騙的手腕，一方面與華盛頓進行和平談判，派來栖使美，不料趁美國認為與日好感之時，他慫恿東條發動珍珠港事變。這責任，東條已經負下，但東鄉茂德如何能卸下呢？當然他也是罪魁之一，應受公理制裁的。

再說東鄉的罪愆，真不止這一點，驕然不可一世的日德意軍事同盟條件，便是東鄉所簽。因為他得力於法西斯老婆之國家觀念關係，遂不惜勾結希墨兩個西方的惡魔。殊不知日本也被他送進了覆滅的圈套。

降服後的日本，凡是罪事犯，一概不能倖免。東鄉茂德有上項的禍國之罪，且破壞世界文化，侵美媚德，全是主動者，因此在無法逃躲之下，這傢伙向美軍緝捕機關方面自首了。

黑單第一名的東鄉茂德，他的獄中滋味是應該嚐着的。

## 「海狗」島田繁偷襲珍珠港的正兇

日本自誇是世界第一流海軍的強國，明治維新以來，凡是有侵略陰謀的傢伙，都爲他們國內的海軍張目，不但對外如此，對國內的青年也是這樣吹着法螺，所以由宣傳的效力，獲得了全國人士對海軍的重視。這個過程中，島田繁太郎這寶貨曾經積二十年的說教經驗，撩動了海員們侵略世界的野心。

島田是軍官出身，東京陸大很出名。他對海軍的鼓吹，曾在國家上撰寫長文，組織所謂強化的海軍機構，所以一步步的躍升，島田由少將而上將，儼然成了海軍官長的元老。

當東條組閣的時候，島田被任爲海相。那時候他鑒於太平洋的形勢日漸緊張，就獻了媚計，迫着東條英機以假慰懣手腕絡繹美國，一方面又以太平洋會操的藉口，佈置強化艦隊。這些計較，在當時是非常的祕密的。

日本海軍所以借着空軍濫炸珍珠港的勢力，推進而壓迫美艦的陰謀，全是由於這個計劃書的起因，所以不消另舉罪名，就這一點，島田繁太郎這老傢伙已可以列入戰犯的黑單第三名而無愧了。

在聯合軍隊佔領東京灣，踏上日本之後，島田已被美方緝捕兇犯的特務員們所監視，把島田軟禁在他的私宅中。島田的新居，在城內富家區，這屋子沒有被炸震燬，因爲是最堅牢的水泥鋼骨所建築之故。當緝捕隊員到他家執行拘捕時，島田已經穿了西褲及襯衫，候在門口，陰險地笑着向記者道：

「我是早已在這裏等候受詢了」。

他又說：「在天皇接受波茨坦三國宣言，向聯合國乞降後，本來我要切腹自殺的，爲着未曾發生自殺的決心，每天祇向明治神宮朝拜，閉戶不出，到如今我深知對不起日皇及全國人民，惟有束手就捕，聽受制裁」，於是他被捕了。

島田這實貨倒很直率，珍珠港一切的罪愆，他完全承認，並不抵賴，他向人民發表：「以後日人應永久放棄戰念，集中全力努力復興建設」。人之將死，其言亦善，看他倒又很可憐的樣子。

但早知今日，又何必當初呢？

## 「法西流寇」杉山元……道地的窮兵黷武者

左林銑十郎與小磯先後組織內閣時出任陸相的杉山元，這老軍閥也是東方法西斯的信徒。他對中國侵略戰爭也是幫兇之一，一九三八年年的華北日軍司令，正是杉山，在黃河的邊岸，不知屠殺了多少善良的中國民衆。

因爲林銑十郎這鬚子軍閥的倒閣，杉山一度失去了屏障，加之，他的軍隊被中國華北的游擊戰爭打得落花流水，下了台，終於狼狽回國。不料這傢伙的野心未戢，在國內向朝鮮軍政系份子狠命連絡，當小磯組閣之後，陸相的位置又落到了他的手裏，拿起屠刀，又向太平洋及中國大陸展開了大屠殺。



但日本是窮兵黷武的國家，在後來杉山做了道地的實行者，可是實力的不濟，屢屢在太平洋大吃敗仗。塞班，大宮迭尼安諸島的地盤，便是杉山的陸戰部隊貧弱的表現，終於完全給美軍佔領了。

在中國的作戰，杉山的二次侵華，不惜以最毒辣的手段，企圖奪下衡陽，一股氣進迫四川。可是這作戰計劃失敗了，成功的，祇有屠殺中國老百姓的本領，比第一次的「成績」更進步了十倍。

緬甸方面，杉山也敵不過聯軍的攻打。怒江的失敗，他遭到日本自己的唾罵，其實在窮兵黷武時，這種失敗必然的。杉山的後期陸相做得相當悽慘，因為那個時候，B29 型機已猛炸本土，使空軍無逃躲之餘地。小磯後來的被迫倒閣，杉山這傢伙是沒有話說，更見歐西德意的頻危，這個東方「法西斯流寇」也毫無生氣了。

當日本投降後，麥帥統率着大軍踏上三島，日本的一片自殺之聲，就在這時起開始傳遍各地。日本是一貫以武士道作風，野蠻地切腹而死的。東條英機尚且切腹向國人謝罪，杉山就能免棄一死嗎？

他明知自己的罪孽深重，又不敢禍延妻孥，所以會同了他的女人，二人舉行親愛式的集體自殺。

第二天，東京各報也繼東條之後，刊着杉山夫婦同死的消息，並舉行屍骨的火葬，爲了怕人疑心他是沒有死去，在遺言中他要求美軍官佐要去攝影，交給麥帥，一個作惡多端，好戰愛殺的

老傢伙，就這樣斷絕了最後的一口氣。

## 「活閻王」松井攻淞滬南京的傢伙

在日本第二次侵略淞滬，「八一三」血戰展開之後，日本國內的軍人都有染指這塊肥肉的野心。一來上海是繁華區，再則那時的日本軍隊挾有全部機械化武器，而認為中國軍隊始終不堪一擊，所以軍隊長官紛紛向上峯討令，希望立刻把軍隊開到中國來。松井石根這傢伙，便是討令來華屠殺中國軍兵的一個。

松井石根，是軍國主義下的老混蛋，他當過訓練武官領袖，二十年來無日不在設計他的陰謀侵華計劃。八一三開始一星期後，日軍在滬濱大吃敗仗，華軍英勇的先鋒隊一度殺到匯山碼頭，打得日本軍隊毫無鬥志。松井石根這「活閻王」在國內殺性一動，就上奏天皇內閣，徵得了軍閥同意，由他到上海指揮作戰來了。

這個傢伙一到上海，即在虹口大場廟行一帶，指揮日兵反攻。

松井與長谷川一夫等，對上海戰區早有陰謀毒計，不久在瀏河陽林口登陸，華軍被迫退却，終於二個月後開始退出淞滬。此後，松井這傢伙與橋本欣攻陷南京，他們就獸性暴露，一邊害戮民衆，一邊還出了主意，濫炸長江盟國船舶。英艦「瓢蟲號」，美艦「潘南號」的被炸，就是松

井的指揮，他的毒手，可想而知吧。

在日本，松井於得勝回國之後，又主張「亞洲門羅主義」，喊出「完成日本神聖使命」的口號。這樣直到一九四四年，松井還野心未泯，任「大東亞總務理事長」，日本在臨終之前，松井再度任爲「新亞協會會長」，還想挽救日本危亡，不料霎時間投降屈服，松井正想在日本隱避之際，却爲麥帥下令拘獲了。

松井這傢伙是侵華的主要戰犯之一，和他同時逮捕的，有本莊繁，荒木貞夫和小磯國昭等，這些寶貨都是罪大惡極之流，時到如今他們昔日的威風何在？還不聽候我們聯合國家的裁判嗎？

## 「朝鮮惡虎」小磯日本第一名無賴

繼東條英機二次倒閣以後，所謂「拜命組閣」的小磯國昭，是近十五年來日本後起的主戰派軍閥，小磯這野心家的組織內閣，乃在東條已經感到侵華侵美戰爭的棘手，知難而退之後由他出來接戰的。

記得小磯組閣第一天，接見記者就發表如下的談話——

這傢伙說：「爲獲得戰爭的最後勝利，大和民族第一必須在戰時下，統帥與國務協力合作，倘無統帥之行使執權，遂行國務困難，故統帥權高一切，亦應把握國策」。至於戰略方面，小磯

澈底主張加強「迷信戰」，在太平洋方面多用神風特攻隊，以自製飛機向美軍大艦隊施行攻擊，對於中國大陸，這傢伙仍不脫野心，妄想入川，可以迫使中國降服。

小磯的陰謀，並非與其他日本軍閥兩樣，這個老傢伙一登台，反而更顯得日本軍事方面的不利，和政治方面的更無賴了。

原來小磯的出身，本是個無賴極度的惡霸，一九三二年起，這傢伙勾引着土肥原賢二，本莊繁，板桓，並且獲得他們這一班寶貨同意，任東北日軍主腦，所謂「關東軍參謀總長」。在我國土地上，小磯橫行了四年，一九三五年才滾蛋。

一九四二年，日敵已向我國及太平洋進行戰爭，到了緊張危急階段，爲了日敵想加緊訓練韓國青年，迫他們作戰，所以小磯又奉派坐鎮朝鮮，任了總督，在這時期內，朝鮮人民對這個無賴的老賊恨之切骨，而日軍閥却重視小磯，稱他爲「朝鮮之虎」，小磯以爲榮耀，居然高興得什麼似的。實在，他正是一條惡虎。

太平洋戰雲日益激劇，在後來，美軍挾優秀的海空軍到處反攻，日敵明知要吃虧的，都嘴硬骨蘇，表示害怕，獨有小磯這老傢伙，還在朝鮮發表談話，拚命要繼續戰爭，主張在中國大陸及太平洋再度進攻。爲此，東條倒閣後他便擠了上去，自願組閣，做他的「勝利夢」！

小磯對我國的攻打，以及對英美蠻幹外，又想盡方法，迫使印，緬，泰國越南的捲入戰爭漩渦。這老賊想利用許多次殖民地及弱小民族的力量，來抵抗強大的中英美蘇的，不料這個計劃全部無效，至多給他刮了許多的物資和食糧，另外於戰局並沒有什麼幫助。於是小磯倒閣了。

鈴木接位後，日本投降，現在這隻「朝鮮惡虎」還有什麼話說？

日本多少老軍閥死的死，被捕的被捕，繼土肥原島田之後，小磯落網，這隻不可一世的「小雞」，請他進「雞籠」去吧。

我們要處罰小磯，嚴懲這「帝國主義」的暴徒！

## 「鐵拐李」重光葵 天皇蓄養的警犬

看見聯合國勝利後，日本派遣代表重光葵一行人等，在美艦「米蘇里」號上向麥帥及我國徐永昌將軍正式降服，舉行簽訂降書的儀式的一張新聞影片，不覺想起了重光葵這個東洋鐵拐李，他也不是個好東西。那一天，他完全戴的一張假面具。

站在中國的立場，重光葵是侵華的日本戰犯，必然的，須要把他逮捕。

日敵在淞滬區初次展開「一二八」的屠殺時，重光葵這個傢伙，就是所謂談和外交最起勁的一個。在虹口公園，這傢伙與老白川同遭韓國義士之突擊，被炸斷了一條腳，自此他變了獨腳仙，鐵拐李，一條殘廢的狗了。但從這裏看來，重光葵有吃炸彈資格，顯見這是他平時野心勃勃的報應。

日本的外交界，松岡洋右，東鄉茂德與重光葵三人，是攪亂世界的大寶貝。重光葵雖然以親

蘇爲煙幕，可是在蘇聯外長李維諾夫及莫洛托夫的眼光裏，對重光這個傢伙一直不放在眼中。

在中國，重光葵曾以「中國通」自居，當戰時幾次欲迫我政府簽投降約定，可是我國朝野，對日本的陰謀早已洞燭其奸，重光葵因此失敗了。

東條英機這老傢伙，初次組閣之際，鐵拐李是外相，他還是要講和，而那時汪逆精衛出來阻攔，惟恐講和之後，汪精衛自己的飯碗打破，所以汪逆當時向日方有力份子納賄，重光葵就是得賄的一個，拿了汪精衛這漢奸二千萬的日元，重光見錢心喜，就在東條那裏阻止了一切，打破了向重慶求和的動機。

重光葵從此以後，一直保持這個主張，不求和平。

這傢伙怎會有如此勢力呢？原來重光葵在日本天皇昭和那裏，很有一點信任，天皇當他一條警犬看待，蓄養着，必要的時候就要他出去。這一次。在米蘇里艦上重光葵代表簽字。正是這個意思。

現在，日敵已經投降了，可是日本戰犯名單中，尙未發現重光葵這個名字，令人不勝詫異，這鐵拐李不單是侵華的唆使人，也與東條初次組閣時代與德意簽訂法西斯同盟約定有關，日本現在應當澈底實行民主，改造思想，根除法西斯餘毒，讓重光葵這傢伙自由着，終是和平的民主國家的一大障礙。站在中國立場，我們必須要逮捕鐵拐李，叫他招供侵華的罪狀。

# 『現代秦檜』汪精衛

賣國的頭號漢奸

## 中國漢奸羣像

抗戰以後中國第一個大漢奸，不消說得，正是汪精衛。

汪逆在年輕時，就在革命的道路上奔跑，可是意志不堅強，立脚不穩固，他的一生在於領袖慾過高，一直朝逆流進行，雖然到了晚年，這傢伙還是如此模樣，因此毀滅了他的革命歷史。自離渝叛變附敵起，到死去為止，弄得臭名傳揚，這不是環境所造成，而是他自己造成這一個惡劣的環境。自己掘墳墓，埋葬了一生。

汪精衛浙江人，可是並非生長於浙省，而呱呱墮地於廣東，這個漢奸幼年讀着古文，弱冠之年，到了日本，在東京開始參加政治活動，照說，翻開汪逆的歷史來看，他曾經在兩廣發動中國革命後，謀刺攝政王，很轟轟烈烈，可是有這樣的先期歷史並不自愛，當民國成立之後，始終在顛簸中燃燒着領袖的慾火，沒有一時安心從政，好好為民衆做過一件大事。

在政治立場上，汪精衛這傢伙是個投機份子，他無所謂中心目標，雖然演講起來，頭頭是道，有時且也「滿口同胞」，曲不離口，然而他的心地是卑鄙齷齪的，在中國內政混亂的階段，每次動亂中就有他軋一脚的份，這樣，汪精衛祇成了一個演說者，雄辯者，甚至祇是一個「舌客」，無所謂什麼主席了。

說起來很惱人，一九二七年的當兒，汪精衛因國民黨而參加共黨，到武漢活動。那時許多人罵他舉足不定，而汪逆却我行我素，一味的叛黨亂政。後來，又曾經鼓動反蔣政潮，又與胡漢民等在廣東亂政，這樣的作風來看，汪精衛一生之中，一個「逆」字是始終同他有緣，「親善」着的。

汪精衛在民衆面前失去了革命的信仰，許多年來，他的臉皮也老了，所以慣於聽民衆的罵聲。他每次在政治方面失敗下來，總帶着一點推托，出國去流亡一番，過了一陣重新回到國內，而每次仍厚顏執政。這種不怕羞恥的本領，民衆對他是相當五體投地的。

一九三二年，汪逆被選爲行政院長，三五年被義士行刺，險乎送命。殆抗戰之後，則汪精衛因爲領袖慾又高燒起來，他私人鑒於在統一陣線中毫無聲勢，而且曾經幾次吐過求和主張，所以軍政方面對他取着嚴防態度。汪逆這傢伙本性暴露，終想向日敵屈膝，直到南京，漢口和廣州相繼淪陷，國府遷於重慶後，他熬不住而現出原形，變了一個「標準漢奸」。

汪逆是有他的一班狐羣狗黨的。像曾仲鳴陳公博褚民誼林柏生周佛海等，就是所謂汪派。這班寶貨反正都是盲從的投機政客，在汪逆叛黨之後，他們都先後的跟了他跑到了做漢奸的死亡路線上。

因着日方近衛的一篇談話，而甘心向敵媾通的汪精衛，一九三八年冬季一走之後，會被中國政府最高當局開除黨籍，並通緝在案。可是這個麻木的寶貨，却悄然從河內到上海，就直接與敵方談和了。



在求和的過程中，汪精衛的奴顏屈膝，真是叫人看着作嘔。這傢伙公然承認日本的所謂「中支滿」三國親善陰謀，會狗一般的被人牽到日本，見東條，謁天皇，答允簽訂賣國條約，祇要日方給他做一個「主席」，過過癮頭。

汪逆的賣國，是甘心情願的，這傢伙的罪行，書不盡書。最使國人所惱恨的，是簽立和約，承認「滿洲國」，答允日本在華駐兵，願意把國內物資充日本的戰時原料，軍糧，並且還加入日敵的抗英美陣線，太平洋戰事掀起後，胆敢向英美宣戰，那真是一個認賊作父蓄意賣國的賣貨。在國內汪逆除開統率「和平軍」與政府敵對外，這傢伙又向淪陷區民衆實行搶劫式的搜刮。他濶養了手下的一班豬仔們。慫恿他們敲詐民衆。他在上海南京及廣州漢口等地，組織特務機關，專門殺害愛國青年和抗戰的先鋒，他不像一個中國人，簡直是一條日本化的蠢牛。

汪逆主持偽政府期內，籍着敵人的保護，展開了淪陷區的經濟毒策。

當日本欲向自由中國屈膝的時候，汪逆居然用賄賂買服了日本外相重光葵，反對言和，雖然抗戰中國不願單獨媾和，但汪逆的陰謀，已暴露無遺了。這樣幾年下來，汪精衛在人民的腦海中，成了現代的秦檜。

如果汪逆是個真正求和者，他爲什麼簽得下喪權辱國的條件，怎甘心滅亡大好的中國。如果汪逆是個有手腕有實力的政治家，他怎麼連世界大勢也不了解，偏要衝出抗戰的陣線，跑到敵人的懷抱裏護他們儘管玩弄？

汪精衛是個十足道地的賣國賊，中國超等的頭號漢奸。他犯了中華民族的大罪條，然而這個

傀儡也命生成的，槍彈的作祟，終於死在日本人的刀下。要是現在還活著的話，汪精衛的賣國勾當，和所得的結果，正和法蘭西叛徒賴伐爾一樣，得宣判死刑——槍斃。

## 『傀儡皇帝』溥儀可憐的小狒狒

偽「滿洲國」康德皇帝，人人知道這傢伙叫溥儀，曾經登了三次金鑾寶殿，第一次是一九〇八年的事，他那時只有兩歲，做了三年皇帝，就被打倒了，他第二次登基，關着門做了十二天的皇帝。第三次，到現在為止，已做了十一年，但已完全毀滅。

三次做皇帝，有一個極可笑的相同點，就是「無人過問」，都是受着旁人的指使。做別人的工具，扮傀儡腳色。

復辟失敗之後，小「皇帝」安靜的讀書，這時期他受英文教師莊士敦的影響很大，莊士敦盡力灌輸他新知識，但朝廷中一般守舊派反對，當莊士敦發現溥儀眼睛近視得連桌上的鐘點都看不見時，力主爲小「皇帝」配眼鏡，但他們反對，「天子」豈能隨便捉弄，可是莊士敦以堅辭來要挾，結果他獲勝，同時小「皇帝」的頭痛，腹痛等症均痊愈。次年，小「皇帝」又發現西方奇物——腳踏車，他決定要一輛，但是大臣反對，恐怕要摔壞「天子」，莊士敦鼓勵他，他得到一輛，在宮內騎來騎去，後來得到一架電話，一輛汽車。

他唸英文，後來說得很流利，寫得一手整齊的英文字，喜歡穿西裝，愛拍照相，學滑冰，並打網球，他築了一個網球場，他常常給莊士敦寫英文信，署名亨利，取意效法英王亨利第八，他喜書畫，會作詩，數年前，曾經出過集子。

溥儀在他十六歲那年大婚，一般大臣都忙着替他選「后」「妃」。他們知道「皇帝」已經從大媒的相片中選定了「皇后」，她雖不是皇族，但亦出自名門，她是滿清出名的美人，長身玉立，婀娜多姿，年齡與「皇帝」相當，也很摩登，從美國女教師讀過書，英文名字叫做伊利莎白。溥儀愛她，更尊重她的主張——一夫一妻制，因此事情倒弄得麻煩了，大臣們堅持后妃各一，而溥儀却願依伊利莎白的意思，雙方相持不下，後來調停結果，大家讓步。一九二二年選伊利莎白爲后，另一旗女爲妃。

他們一直住在皇城中，新知識使他們改變了宮廷生活，大婚後二日，設宴在宮中招待中外大賓，穿着禮服，在人羣中翩然酬應着。當客人到齊，他用英文站在小台上致辭，「今天承各位來賓光臨，覺得十分榮幸，謝謝你們參加，並祝你們康健」。隨即飲酒爲壽。同年，他決定剪掉辮子，那些理髮匠都不敢剪，結果他自己先把它剪掉。

一九二四年，是他們在「大內」中的最後一年，馮將軍帶兵入北京，派兵入宮中，把他們趕出去，夫婦狼狽而逃，得到日本人的幫助，逃到天津日租界，在那裏過了七年平民生活。

他們唯一的憂慮，就是經濟困難，日本人乘機害誘，他們對東三省早懷野心，知道一位滿清遜帝是可以利用的，所以常常接濟，因此溥儀對他們非常感激。

在一九三一年，他去東北，中國政府斥他賣國，下令通緝，他自己也知道是受人利用，從一件事就可證明出來，那就是選擇「滿洲國」的首都，他的意思便想設在瀋陽，因為自從滿清開國京首都就在瀋陽，曾經要求日本人，但是日本人另有用意，一定要想把首都建在長春，稱爲「新京」，因爲那是鐵路中心，交通要道。

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溥儀及伊利莎白赴「新京」。做一個不三不四的「元首」，卽位的儀式非常簡單，他宣佈他三大原則：「道德，仁慈，親愛」。其實，他根本不懂這些。

使溥儀最不快樂的是終日「無所事事」。他是一位「元首」，但沒有任免大權，一些高官厚爵，都是日本人把持，生活由日本人擺佈，左右都是日本人，假使要打網球，只可以與日本人打，想與歐美人玩一回，絕對不可能，他常與伊利莎白駕車出遊，縱情攝影，吃喝，從前還有倫敦新聞報可看，後來却以「大東亞戰時圖畫報」代替。

「滿洲國」成立的次年，成立紀念日——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溥儀卽位稱「康德皇帝」。在任期內，溥儀這傀儡也是够苦的，他聽了鄭孝胥張景惠兩個傢伙不算，又被日本強盜玩弄着，一直到中國對日抗戰，他還是麻木着的。

八年的炮火並沒有把他驚醒，直到蘇聯出兵攻打「偽滿」，在長春破後，終把這隻可憐的小翻猴抓住。但，溥儀無論命苦與否，他總是中國戰事犯，應受法律制裁的。

『爛水手』陳公博  
酒色昏迷的寶貨

陳公博這傢伙，一生自以爲聰明。其實是一個酒色之徒。他的酒量很大，但每飯必至爛醉方休。關於女色方面，陳逆倒道地是「拉拔馬車」的貨色，女人不擇好壞，莫不「見花便採」，上自僞官豪富之妻妾，下至侍女舞孃等輩，大有女盡可淫之概。在以前，這傢伙是秦淮河畔獵豔的聖手，就此被人家稱爲「風流部長」，等到列入了僞組織的旗下後，更是變本加厲，荒淫的不得收拾了。

當陳逆荒淫極樂的全盛時代，大概要算在出任上海市僞市長起，直到做僞代主席止，那時貪女無厭，放浪不羈，曾經與他有撕纏過的女性，多得大概連他自己也數不清。而戲劇界方面尤多，像「蝴蝶夫人」，「木蘭明星」，「滿洲姑娘」，「蛇蝎美人」等多人。此外如女作家蘇青，及交際花籃小姐等，這張名單，只是一部小份而已。

陳逆公博曾經給國府之老吳稚暉氏臭罵過。罵他是「你是一個貪而無厭的小人」，而這老面皮倒也認爲「我確是個毫無顧忌的小人」。這傢伙的皮張，怕原子炸彈也打不進的了。

由「僞組織」組成起，陳逆就和汪逆始終一貫，狼狽爲奸。以至於先後認賊作父，甘爲「奴才總管」，現在大家知道陳逆是繼汪逆之後的一個傀儡頭腦。但當「汪派」漢奸正向日敵進行所謂「和平運動」，簽訂賣國條約之時，這傢伙會假惺惺地想脫離他去。等到僞府成立，陳逆到了南京之後，這傢伙捲土重來却展開他的爭權奪勢的手腕，「立法院長之外，還兼了一個上海市長」。當時藉口上海情勢複雜，而給他做了五年的僞市長，當陳上台時，曾經製造出許多假仁假義的，像有一次在僞市府大哭，說什麼「被他們拖下水了。還裝起了一臉孔要行廉潔政治，照

其行徑看來，這一些還不是假仁假義嗎？

陳逆「上任」上海市長時，曾經鬧過大笑話：陳逆於原定日期接收「上海市政府」，但被蘇錫文以趕辦手續不及為辭，拒絕交代。陳逆無法，乃請日本顧問向蘇疏通和交涉，始得改期交代；但所改之日期又是星期日，蘇逆以例不辦公為辭，陳逆只好再改接收日期。

陳逆出任上海偽市長之時，心想做一個好官，整飭市容，於是搭起架子，大吹大擂說要肅清嫖賭巨害，一時令出即行，雖然賭台老板攪路運動，而陳逆仍屹然不為財物所動。於是垂，人家真的當他做鐵面無私清正廉潔的現代包龍圖了！但不久以後便好像銀樣蠟槍，漸漸地軟化下去，賭台烟館，由滬西移至南市，照樣公然營業，換湯勿換藥，只是搬個場而已。等到日子一久，現出了千年的狐狸尾巴，荒淫貪污，早將「好官」二字忘得精光大吉！

寶貝陳公博，有時糊塗不堪，有一次，一羣奸黨在開「國民會議」，「議會主席」陳逆遲到了，便慌慌忙忙趕上主席台，開始噙着遺囑：「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八十年……」真是一個不肖東西，囑扁了頭了。

原來後期的陳公博，結識了女逆莫國匡，莫妾叫他「爛水手」，就是爲了陳公博好酒貪色之故吧。可見陳逆橫行不法，當汪精衛死後，居然又做起主席來，淪陷區民衆在這樣一個寶貨的統治之下，試問是過的什麼日子啊？

昏昏糊糊的過了一陣，原子炸彈一聲巨響，日本投降，陳逆的主席地位也就動搖了一下，舞台拆坍了。不料這傢伙手快腳快，逃到了日本。

在政府下令通緝後，終於在日本將陳逆及其手下的大好小奸，一網打盡，抓回了南京。幾年以來罪大惡極的陳公博，現在已變成了階下囚，該受到國法的正義的裁判了。

## 『老牌狻猊』王克敏 華北的奴才領袖

當我們初期對日抗戰的時候，成千萬的軍民在敵人炮火之下前仆後繼的奮鬥着，可是淪陷後的華北，就有人活動，向着日敵幹那無恥投降的勾當。

王克敏這個漢奸，是第一批向日本獻媚的一個。

這個喪心病狂的傢伙，浙江杭縣人，王克敏是他的化名，其實他叫王叔魯。這個不掙氣的寶貨，本來是清代的文仕，國學相當好，但是此人的良心不好，甘心做日本走狗，早年就留學東洋，和幾個日方的侵略派軍閥素有交往，像喜多士肥原賢二兩個混蛋，王逆是素有深交的。

王逆從日本回國後，在本國以經濟專家的姿態出現着，可是於其說他談經濟，不如說他刮鈔票的好。王逆克敏是個見錢開眼的文棍，會幾何時，他做了中國銀行行長，和出長過經濟部，那時政治未上軌道，像這樣一個傢伙也够得上如此抬舉，也是看失了眼的。王逆曾因某種關係，北伐時為政府所通緝。這寶貨向東北一逃，得張少帥之助，始在北平當「政調會」主席。

不久，宋哲元將軍也上了他的當，委王克敏這混蛋出任冀察政委，可是王逆暗中即與土肥原

般勾結，私下幹着漢奸行爲，助敵走私，販毒，反正他的一隻眼睛是瞎了的，得着了敵人鈔票，戴上黑眼鏡，裝着「不看見」就算了。

心胸之毒，王逆在北方官僚中是出名的，終於在抗戰初期，他便於平津淪陷後，出來通敵賣國，做了「臨時政府」的狻猊首腦，領導着羣奸大唱傀儡戲。

王逆在北方，兼職有五十多種，在敵人卵翼之下他簡直像個土皇帝，他的賣國，十分澈底，敵人把他當畜牲一樣看待，呼之即來，叱之即去，要他簽什麼賣身賣國條約，他把另一隻眼睛也閉上，總是「必簽」的。日本強盜的歡喜他，就在於王逆從不扭扭做作，爽氣得很。

當汪逆在南方傀儡戲登場後，王克敏在北方大吃其醋，很是水火不相容的樣子。表面上，王逆雖吃虧三分的。暗中這傢伙却是獨立性質，有日軍人抱腰，他可以始終不叫汪偽府的儲鈔用到華北，更不許北方報紙，在顯著地位刊登汪偽的消息。

賣國的本領，王逆相當強大，而且他是日本軍閥的傳聲筒，如他響應過敵首相小磯的演說，拍東洋軍閥的馬屁道：「小磯首相之以把握全個東亞民族爲根本信念，是對的。中國已與日本具同生共死之決心，華北乃後方重要基地，所負使命重大，自當動員各部門力量，以助資日本，共同向完遂大東亞戰爭之途猛勇邁進……」，這傢伙說得出如此的話，真是無恥的胚子，一名道地的中國戰時漢奸了。

王逆在北方，以後雖退於幕後，但一切賣國行爲，全由他一人處置。天日重光的今日，老牌猴孫王克敏是應當抓來重辦，以謝國人的。



# 「糊塗蟲」周佛海

甘心做叛國妖孽

周逆佛海是吃辣椒的湖南人，這班當漢奸的傢伙大都在日本留學，和陰險的東洋政客交過朋友，早年周逆在東京帝大讀書，返國後任廣東大學教授，及國民武漢大學教員，在國民革命時代，出任總司令行營祕書，在當時，他的野性尙未暴露，頗還像一個人的樣子。

後來，周逆也曾當過中央軍校武漢祕書長，及政治部主任，料子倒是一塊好料，可是與汪精衛這傢伙結上，就此私下結了汪黨，幹着賣國勾當。

一度周佛海任教育廳長後，抗戰的火燄即瀾漫於全國。一九三八年，不料周佛海不安於國，他竟跟了汪逆跑到河內，轉道來到淪陷，不久，就通敵做起賣國的妖孽來。這種無恥的行爲，決定了他的終身。

南方漢奸中賣國表演最出色的傢伙，汪逆之外，要算周逆佛海。

偽新中央政府的醜戲未演之前，周逆已經私下獲得了日軍的撐腰，謀着一個財政部長的職位。所以日敵要汪逆簽下一切賣國條約，周佛海這傢伙竟代替汪精衛答允下，拍胸包辦着。

陶希聖在揭穿偽府內幕的文稿，他對周逆罵得最痛恨切骨。從這上面看來，周逆的賣國是甘心的。後來，周逆果然另結一派，有了實力，和汪陳兩逆爭抗之後，攫得了「財長」的肥缺，在

這時，周佛海大量發印儲幣，和潘三省這寶貨串通，演過一齣最無恥的「戲中戲」——大翻戲。周逆把從人民頭上刮來的血汗錢，用在女人身上，他一方面媚敵，賣國，一方面玩戲子，搭上了個女伶，真是個色情狂的糊塗蟲。

周逆在偽府中，相當活躍，他的班底也硬，羅駝子君強這寶貝，便是他手下最得寵的助手漢奸。周佛海和陳逆公博，似乎是冤家，表面上雖然並不過火，暗中却一筆來一脚去的，鬧得利害，汪精衛這老奸的死，也是當漢奸後的天數，一半却正是給周陳他們內訌氣死的。

汪逆精衛死在東京，消息傳來後，周佛海這漢奸就要爭權奪利，爲討好日敵起見，他要做繼任僞主席，日本人抱腰之下，怎奈陳璧君這老太婆找死覓活的不答允，才給陳公博搶了去。然而上海市長的肥缺，周逆則霸住不放了。

出長上海「僞市府」後，周佛海的臭名，格外不可一世。

這傢伙公然於辦公時間，唱戲，倒未曾組織票房似的團體，不然大可以登台一漏了。記得他的幕後操縱人小倉，曾和周逆大掉槍花，在軍票上撈了一大票。周逆且又籠絡海上三隻老獠孫搜刮物資，給敵軍作戰，直到抗戰的最後勝利的來臨，他掛了行動總隊長名義，想翻個筋斗的，誰知勝利之光照出了他的原形，終於，周逆被捕，解渝核辦去了。

年來周佛海媚敵賣國，已够使他「光榮」，到如今，看他怎能交待國家？

## 「活動佈景」褚民誼 附逆的崑曲小丑

在偽政府的若干漢奸中，褚逆民誼乃是個最飯桶的人物。這老傢伙十餘年來保持着一貫的「笨牛」作風，拿消遣當正常生活，做官倒好像是一種「副業」似的。

褚逆民誼爲浙江南潯人，家住南柵，父褚杏生是個純粹鄉下佬，連上海的電車汽車也難得看見的脚色。這樣一個父親會有如此大逆不道的寶貝兒子，也是異數，褚民誼和汪逆，人人知道有一段裙帶關係，是所謂聯襟，因此十餘年來，汪精衛總把他當鼻煙瓶似的帶來帶去，汪逆當初任行政院長，拉起來就賞給他一個幫閑差使，做「行政院祕書長」。實在，褚民誼充其量祇能寫幾個死板板的柳公權體正楷，在行政院辦公事，真是「祕」而不書的。（因爲寫起來其慢無比的緣故）。

據考證結果，有人吃準褚逆之與汪逆，並非嫡派的聯襟。褚民誼妻子並非陳璧君胞姊妹，祇是陳氏家母之侍婢，因得主人歡心，遂當親女看待，與陳璧君姊妹稱之，配給褚民誼，這傢伙才有靠山了矣。

褚逆在未叛變時，在上海開開藥廠，辦辦劇團。拍曲子是他的看家本領，此外，踢毽子放風箏也深得三昧，和小孩子玩起來，準可以吃癩他們的，在從前，褚逆一度與高采烈，替美人魚驅馬車，這種花樣才配褚民誼的胃口呢。

誰知汪逆一登偽府，褚民誼居然弄到了官銜，幹着附逆的政治工作。偽府之中，褚民誼因是汪精衛的嫡系，從沒有人排擠，多年下來，褚民誼忙等開會，演講，出席東，出席西，做了汪記舞台上的一塊活動佈景。

褚逆自從接任外交部長後，崑曲不拍了，後來奉派駐日，在敵人的東牽西拉之下，倒也偷閒遊覽了富士山，欣賞着日本的櫻花景緻。及汪死以後，則大哭了一場，調到美機轟炸下的廣州去充偽「粵省長」，叫他聽炸彈聲去。天日重光，日本投降不久，則這個崑曲小丑亦被捕下獄，在監牢裏，不知他可會忘了「長生殿」「刺虎」這一套好曲子？

## 「偽國母」陳璧君 禍國殃民的老熱昏

汪精衛的潑婦陳璧君，這幾年來幫同着丈夫，活躍在南京偽組織的幕前幕後，做着禍國殃民的工作。

據說，陳逆璧君的御夫術是高於一切的，汪逆精衛以前所能在政治界活動而成名，與陳逆璧君的閨訓不無關係。原來汪陳之間，結合時就有密約，她要他年年幹一件轟動大事，因為汪逆的懼內，就不得不等因奉此，節節疊幹了。

自從汪逆叛黨賣國後，陳逆璧君在偽府開幕時，就抓住了個「中委委員」的頭銜，經常出席於賣國會議上，不問她懂得什麼，這樣一個潑辣女人在大庭廣眾走動，叫人見了怎不肌膚俱慄，真不愧是個老熱昏。

在南京，陳逆璧君頗顧問國事，亦或與日本官員們談談，這是顯出她的「中委」派頭，不得

不通敵一番，但背後陳璧君却收了不少過房兒女，開公司，拚資本，專門操縱投機，攪亂市場。女人之愛財，這就是一個榜樣。

當汪逆傷發之後，陳璧君的顧問國事機會更多，她有權管周逆陳逆，也有權調排南京一班僞員，做了日敵的忠實信徒，無時不為敵方的資糧打算着。不久汪精衛到了日本治病，却不料一去之後，就此像進了坟墓，死在東京了，這使陳璧君感到了多麼的淒慘。

回南京料理喪事之時，陳璧君又召開着屍前會議，大家決定誰來繼任僞「主席」。陳逆璧君畢竟幫陳公博，就叫他繼任，但周佛海落了選，却搶去了個上海僞市長之職，老太婆說：「我辦事是公平交易的」。

喪事過後，不想陳璧君痛苦起來，她原想以「僞國母」自居，去管理一切的，可是手下的這幫傢伙不聽話，陳逆一痛心，便汪先生長汪先生短的，在辦公處拉開嗓子大哭一陣。僞組織本身已危險非凡，給她這一哭，就此哭光大吉了。

陳璧君於勝利曙光透露後，逃到了廣州，但是為非作歹的附逆份子，尤其像陳璧君，也是主犯之一，怎能逃得走，終於與褚民誼同時被捕了。

如今押在獄中，國法自然會裁判着她的。

「投機政客」林柏生  
敵僞的馬屁聖手

出身在報界的林逆柏生，與汪精衛這漢奸素有交往。當年上海的中華日報，林柏生是主筆，由於林逆的善於吹拍，汪精衛挑他在立法院當了一個委員。

香港創辦的南華日報是汪系機關報，也由林柏生這傢伙主持，自從汪逆在渝叛黨，悄然來滬活動賣國後，則林柏生也為隨來紛墨登場的一名，在未開幕前偽府經過着磨折，汪逆囑他再辦中華日報，一切在紙上狂吠有功，終於在偽組織成立後，林柏生得到了偽宣長之職。

這時的林逆柏生，不知自醜，滿以為有了地盤，抖了起來，在偽府的麾下是個紅牌漢奸，在敵人的身邊却也並不勢弱，這傢伙頗受日敵歡心，因為他的馬屁功夫太好，宣傳什麼「大東亞」、「新秩序」，「親善提攜」，「共存共榮」，句句印到了日本強盜的心裏，他們對林逆自然是另眼相看了。

林柏生這傢伙，論賣國罪，自屬頂兒尖兒，因為中華日報這張偽報紙上，最初沒有一天不刊反渝文字，他的辱國，媚敵，反英美親德意，已成了吃飯工具，宣傳之到家，祇是沒有舐了日敵的兩股。這樣一個甘心附逆的傢伙，在中國是容得他有存身之地嗎？

所謂林系的羽黨，也非常活躍，像華影主任馮節，滬偽宣處長梁秀予，與老牌奸徒葉雪松，都為林逆之爪牙。汪死後，林哭了一頓，乃被陳璧君派委偽皖省長。可是林逆的要饒心太兇，被當地反對，攻了出來。勝利後，這個無恥的林逆柏生，終於自殺未遂被捕，被推進牢去等吃長期官司了。

## 德國戰事犯

# 「殺人魔王」希特勒 燬滅世界的強盜

殺人魔王希特勒，在早年會度過顛沛流離的生活，他的名字叫亞道爾夫，他父親的名字叫阿羅斯·希格爾格羅柏·希特勒，當十九世紀末葉，住在奧地利萊因河畔巴布諾鎮的一座石屋中。老希特勒是鞋匠出身，四十歲的時候在關卡上當一個稅吏。農人們帶了農產物品從德境的巴伐利亞渡過萊茵河進入奧境的，都要在老希特勒的手裏納稅，他甚為繁忙。如此的過了若干年，就靠着養老金退休了。

老希特勒軀體肥碩，紅紅的圓臉，到了五十歲的時候，老希特勒的元配和繼配女人都相繼死去，留下幾個兒女；他所娶的第三個女人，年紀僅及他一半，所以對於這個年輕漂亮的女子，他非常喜愛。亞道爾夫·希特勒這惡魔，就是這女人所生的。老希特勒對於這位「老來子」，從第一天降世的時候，就抱着莫大的愛悅。不過當希魔在四歲的時候，他的父親竟感到有點格不入眼了。

希特勒的母親頗長苗條，眼睛很大，當這小傢伙最愉快的時候，就是坐在他母親膝上的片刻其餘的時候，喜怒無常，甚至驚恐瑟縮，有些魂不守舍的樣子。當希魔在十一歲那年，父子間竟然發生了衝突。他父親希望兒子能承繼衣鉢，獻身仕途，像他自己那樣穿着稅吏制服。但是希

特勒執意不屑學他的父親，他對老子這種訓誨漠然置之。後來索性公然反對，他堅決直率地說，他要做一個畫家，一個藝術家，父母都反對着。

過了年餘工夫，老老希特勒告老退休，靠着一些養老金過活，全家遷到林資地方的一個村落中，而希特勒還是不喜歡讀書，他老子也毫不客氣地鞭責他。他不喜歡與其他的孩子一起玩，却喜歡一人獨處。他從小就有唯我獨尊，很霸道的作風。一九〇三年，當他十四足歲的時候，他父親突然死去，那時這傢伙終於隨心所欲，成爲藝術家了。而他母親答應他將來長大之後，送他進維也納藝術學院，而暫時則仍在校裏混混。但結果因不够資格而爲維也納藝術院所拒。

希特勒在校時，醉心於有插圖的普法戰事史。他自居於德國英雄，深惜於自己奧地利軍事不及德國的強盛。像許多奧國人一樣，他願意自己是德國人，或者把奧匈德合併起來成一個大帝國。

一九〇八年秋，他的母親死了，從此他就孑然一身，孤苦伶仃了！他把母親安葬之後，帶了一些餘下的錢，重返維也納，從希特勒二十歲起到二十三歲的三年中，他一直渡着流浪生活。寄居於維也納的一家小客棧中，每天向教堂裏弄一碗不化錢的湯充飢，過着叫化子的乞討生活。冬天替人家掃掃雪，掙點工錢。總之，他這時期十二分的潦倒，十足是個「瀟三」的典型。

在他開始流浪的前幾個月中，他曾經担任維也納建築公司的磚瓦搬運者。他獨自一個人吃飯，並不狂飲啤酒，也不參加工會。別的工人覺得這傢伙真奇怪。他們試探他，向他說明各人的政治思想，社會思想，他們攻擊資本家和官僚，也討論宗教及道德等各種問題。



希魔這時的思想也異常混亂，他反對中等社會，反對普魯獨裁或工人政府，但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自信仰甚麼。他夢想着德意志的高強偉大。後來他因為受到其他工人的反對與排擠，竟然被他們攆了出來。

他的流浪生活也從這時開始。同時希魔一生中的勤讀時期，也在這時開始了。他所讀書的目的乃是不願以一個流浪者或工人以終其一生。所以天天苦讀，把同住在小客棧裏的人，當作辯論的對象。他個人對於世界的觀念，漸漸由此形成。最初所讀的是馬克斯著作，其後又讀關於猶太人的書。

而希魔在此時，仍一貧如洗，飢寒交迫。住在小客棧中。小客棧中的住客總是高談闊論的人。世界任何國家，任何地方都是如此。而希魔便是這一群中最健談的。他並不單講政治，所以談話資料花樣百出。許多朋友也都喜歡聽他的妙論，於是他乘此時機循循善誘，告訴他們一切工作應如何由他來指導，由他來安排，互相合作。那時希魔差不多二十三歲了，那年，希魔離了維也納到德國的慕尼黑去。在那裏做油漆匠及裱畫匠的助手。

二年後，第一次大戰爆發，他就投了德軍，初為下士，後升伍長，專門担任單獨而危險的工作，像傳遞消息和單獨斥堠之類。他曾經受傷兩次，又被煤氣悶倒過。

一九一九年，希魔奉命往慕尼黑，參加一個反猶太，反資本主義，反共產，反任何主義的一個集會，刺探他們的行動。這一個小小團體，另有獨特的政治主張，想用新方法來拯救戰敗的德國，這就是國社黨的胚胎，而希魔終於利用這個團體而一躍為政治家。

一九二三年，希魔領導叛變，沒有成功，被捕入獄，在監獄裏寫出了一部「我的奮鬥」，已把征服世界各種計劃寫在裏面。這太是野心勃勃的了！

在獄一年又一個月始被放出。國社黨的勢力日益膨脹，黨魁希魔的名聲益日盛，於一九三二年，與登堡總統叫他組閣，於是政權在握，排除異己，進而為德國獨裁者。

得勢以後的希特勒，簡直成了世界上第一個狂瘋者，籍着宣傳的擴張，他要玩弄戰火，希特勒結合了墨索里尼，以及東方的日本法西斯毒蛇，展開向英美蘇聯以及全世界決戰。希特勒的殖民地野心變了吞吃地球的姿態，終於引起了對蘇的戰爭。二次世界大戰便成了事實。

希特勒的最初侵蘇，軍隊勢如破竹，當莫斯科給德軍圍攻時，希特勒自譽為是蓋世的好漢，但會幾何時，一敗塗地，從烏克蘭退回波蘭，德軍的敗績，便象徵了法西斯的滅亡。又加之英美的接戰，希魔大窘，德民的反戰也日有所聞。某一天，希特勒終給史都芬堡上校突擊，可是一彈未死，希魔洋洋得意，又擴播自誇道：

「余向全國演說之目的有二，一則以使民衆聆余之聲音而知余無恙，二則使民衆得知，此次德國史上空前罪行之詳情事，緣有一小部份野心之愚蠢罪犯，與一部份軍官會謀，欲將余及德軍最高指揮之全體僚幕殺害，史都芬堡上校所放置之炸彈，在距余二公尺處爆發，余之僚幕多人受傷，其中一人已殞命，余則并未受傷，僅略有不重要之擦破及灼傷而已，余認為此乃天意，欲余繼續追求之目的，余可對全國隆重宣言，余自加入政府之後其唯一之心志，即竭余之智能，與良心以盡余之職責，余已獻身為民衆，而晝夜努力……」。

希特勒的執迷不悟，從這裏看到了一個先例。

波蘭失陷，聯合軍進入德國本土。英美蘇紛紛勸希特勒投降，然而這傢伙忠言逆耳，依然要作戰下去。

一九四五年的聯合國夏季攻勢又展開了，勃蘭登堡，易卜河，爲正義作戰的大軍終於攻入了柏林。法西斯瓦解了，德國滅亡了，四月的尾末，希特勒祇能在他的地下室自殺，送掉了自己的如條命。德國——它從此拾不起頭了。但希特勒的死，還有人疑問。直到十一月，聯合國又搜得了以下的消息：

「據英國情報，希特勒確已身死。彼係於本年四月三十日以鎗向口中自擊，其情婦伊娃布勞恩則係服毒，屍體均由友人焚化。除屍體現已不能獲得外，其他證據確鑿。柏林英軍司令部稱，由所獲證據觀之，希特勒及其情婦自殺後，屍身即由戈培爾及鮑曼等人昇至地下室外之花園內，然後澆以汽油，用火焚燒。按希特勒之汽車夫坎浦克前曾供認，彼曾協助焚希特勒屍體，與英情報所獲證據符合。坎浦克又供稱，彼最後一次獲見希特勒係在四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時左右，彼適因事赴地下室，向希特勒有所報告。布勞恩於該日將其私有財物，在總理府悉數分贈各祕書云。希特勒死訊，係於五月一日晚由德國前任海軍司令杜尼資由無線電傳出。數日後柏林蘇軍司令即發表曾在總統府內地下室內發現焚焦屍身一具。面貌酷似希特勒」。

這樣，總能證明這個吞吃地球的野心家不在人世了吧！

# 恐怖劊子手「希姆萊」德國「蓋世太保」

在德國，祇要提到「希姆萊」三個字，誰都會感到一種異樣的恐怖。

如果說希特勒是殺人魔王，那末希姆萊的操刀手希姆萊是應該連帶被人提及的。因為希特勒的殺人行爲，完全是希姆萊這個傢伙去執行着，希姆萊是希特勒的右臂，他在德國組織秘密團體，幹特務，爲着膨脹法西斯的勢力而殺人已有十年歷史，他與希特勒之認識，是由當時的法西斯黨祕書斯脫拉斯的關係；但這傢伙在當初也名不經傳，這裏，先告訴你一切希姆萊殺人的故事——

「希姆萊由於羅姆之介紹，他便在斯脫拉斯的公事房裏辦起事來了。於是他就在那裏靜默地準備德國國社黨的大舉。希姆萊注意於斯脫拉斯努力建立一個集合一切極有組織的民族統一陣線者凡幾個月。希姆萊承認斯脫拉斯對在德國的祕密社會裏做政治活動的六個月日耳曼騎兵是不够資格去強迫實行他的意志和使其尊敬與服從的。於是他就決定機會一到立即放棄他。

在慕尼黑，斯脫拉斯開始和希特勒其人者談話，他宣傳撲滅猶太人，社會黨，民主黨，自由黨的策略。這似乎是一聲雷！像郭培爾和賴兩人一樣，希特勒一開口便把希姆萊征服了。他對於他的新交的理论，雄辯，狀態和勇敢極爲傾仰。他的野貓式的注視在第一次會晤之後即發現這個奧地利人的人格所表現的神祕的權力。

那是有希望的人物：是他應該追隨的一顆星，……希特勒也曉得他需要一個類似斯脫拉斯的祕書的人物；在他的幕僚裏已够多「硬性的」過於自信的人們了。他這個懦弱的假笑的，聲音婉轉的和有詳細地預備好的藏紀錄紙片的櫃子的老實的人來罷，於是希姆萊就變爲德國未來的領袖和總理的同事了！

希特勒黨沒有獲得政權之前，希姆萊總留在幕後，這不是說他不活動的。監視各省組織的首領是他，他把攻擊黨的組織的人們都聯貫籠絡一起，他曉得某某反對希特勒黨的議員過夜的住址等等！……他只有少數的款項而能以靈活的手段和超人的工作達到探究公共生活舞台上活動人們的祕密、惡習和嗜好等等的目的。可是這還不盡然，希特勒——他曉得他的幕僚的道德上的弱點，羅姆的壞處，亨納的可惡的罪惡，愛耳納斯特的卑鄙，斯特萊徹的可怕的缺點，對羅姆和亨納的同性戀愛的忠誠，斯特萊徹的無能，有嗎啡癮的戈林，畸形的和生尙儂郭培爾等都不能够信任的，以爲已在希姆萊的身上找着一個熱心而適當可當的屬僚了。他的判斷是沒有錯誤的，希姆萊把他的老友們和保護者，老同志和同盟者，一個個地出賣而打倒他們，可是對希特勒他就永遠效忠，像狗事人一樣地忠誠！

他第一個功績便是保衛團的組織，即名「S.S.」。在看着羅姆也和希特勒聯合而爲黨的衝鋒隊的首領，他提議創立同樣性質的組織以爲對羅姆的棕色軍之用。可是希特勒怎樣去使他相信呢？希姆萊對於希特勒的弱點，怪僻，複雜比任何人都懂得清楚，於是他向他提議創立一種特別軍隊，一種「種族的精兵」組成的軍隊。希特勒對這個理想非常歡迎，希姆萊只要着手計劃就得

了。這樣創立一個保衛隊，容納了廣大的青年。數年後，他就把歐洲素所未有而最可怖的警察工  
具組織成功，以他的保衛團最高團長的資格，他已準備好去抵抗陸軍和衝鋒的領導者。他統制各  
省省長，和棕色軍的指揮官。誰敢起來反對政制，他會殘忍地打擊誰，五年來爲希姆萊的特務部  
所捕獲送往特別法庭審問而被斬於斷頭臺上者凡八十九人，而被拘送往集中營去的，則成千累萬  
呢！

一九三四年，第三帝國的政治水平線上佈滿着暗雲，差不多兩百萬的棕色民團要求加入帝國  
陸軍，由希姆萊監視着……到六月末，他去訪問希特勒，把名單交給總理，在三九七個人的名字  
裏有羅姆，亨納，斯脫拉斯，和愛耳納斯特四個人！希特勒立即召白倫堡將軍在使他相信着羅姆  
單單預備反對帝國陸軍和他的部將們，於是他無條件得到陸軍的支撐。後來這樣大家都知道的！  
沒有審判，沒有官司，沒有問話，被害的人近一千個，羅姆，斯脫拉斯，愛耳納斯特，亨納，烏  
爾，和施來澈，方加耳，與方不里度，諸將軍也在其列。

杜哲夫斯基（蘇聯紅軍副委員長）之死，是希姆萊把他送給他的劊子手們的。在曉得帝國陸  
軍首腦（他們主張德俄聯盟的）跟紅軍大將有關係，希姆萊決定用詭計去打消各將領的計劃，他  
不能和蘇聯的祕密事務部發生關係的，他命人把一種證明杜哲夫斯基會把巴黎參謀部方始送給  
紅軍的高射砲圖樣，送到柏林去的文件，給一個外國探訪局。這訪探局立即警報莫斯科政府，而  
杜哲夫斯基就因此被處死了。

從此，希姆萊成了出名的恐怖劊子手，德國的蓋世太保。

在德國第二次大戰中的戰爭期中，不消說，他是幫同着希特勒的，但戰爭終使德國踏上了滅亡之途，當柏林城地下室被破時，這個恐怖的殺人魔王也與希特勒同樣，服毒自殺了。

## 「嗎啡強盜」戈林……流星炸彈之父

戈林這傢伙，本來是魔王希特勒的寵兒。

德國法西斯膨大的時期，在準備擴張聲中，戈林被任爲不可一世的航空部長。這戈林出身雖不甚好，而且身軀又靠着嗎啡針來支持，毒癮深得不得了，他這傢伙也有他的軍事計劃。德國空軍的所以自誇爲世界之首席，就是他一人的「勞績」。二次大戰後，戈林指揮空軍，發明祕密武器，爲「流星炸彈」之父。可是在中途，因觸怒了希特勒，這傢伙會爲希魔下令通緝，判處死刑。

德國滅亡後，希特勒希姆萊等相繼自殺，但戈林却被聯軍捕獲，列爲戰犯。

下面是一位美軍遇見戈林的通訊文章——

「在德國西南部的柯斯堡地方附近郊野某屋之後花園中，陽光照耀，被捕後的戈林上將德國大名鼎鼎的空軍英雄，首次接見五十人以上的聯合國記者，他坐的是一張直背的靠椅，這張椅子顯然很爲巨大，即使襯起戈林碩大的身軀仍然覺得相當寬裕，他遇到的問題，有的確爲實情，有

的頗爲怪誕，他流着汗一一回答，只有一條，是一個訪員問的「假如聯軍也轟炸柏林，將軍的政  
策如何？」「我的名字是學 Meyer？」戈林皺起他的眉頭，臉紅得像一個萊茵河的少女，他合  
住厚唇不動，直到第二個回答的時候，其間他是抑鬱的，公然反抗的，有時是沉思的，偏僻的，  
安閑的，輕微的，假笑着，最後是沮喪的，失望的，但並不悔恨的，他露着一雙天藍色的手套，  
爲了避免炙熱的日光，他坐到胡椒樹下，訪員們發現這戈將軍比他們想像中的好似短小一些和鬆  
弛一些，隨時在可能內戈林總否認他的罪名，特別是轟炸平民和凶暴行爲，在許多項回答中，戈  
林說：「希特勒大概死了；希特勒拒絕相信此戰失敗於一九四四年；希特勒會設法使美國不參  
戰，至於德國的前途，則是黑暗得很」，停了一會他又說：「但再沒有戰爭從德來了。」末了他  
很忠實地說道：「我不是先知……將來發生的事是很難說的。」

在第七軍的拘禁下，戈林不極端抗拒，他喝了好些酒：所以在五月九日早上進早餐的時候，  
他的舌頭被威士忌浸得呆滯了，他大嚼特爲他設置的雞肉，問他的拘禁人史狄克將軍和台兒劊司  
脫二人含糊發言，雖然在拘禁下，他仍怡然自得地掛上了一向認爲愛好物的一串串勳章，他的勤  
務兵依然跟隨着侍候在側，對於這種優良的待遇一個戰爭罪犯，美軍當局後來十分表示不滿，便  
將兩個拘禁人告誡了一番，但這個醉言紛紛的納粹航空部長却似乎暴露了好些祕密，較之其他不  
醉的，清醒的德國將軍國家官吏所說的總數還來得多呢！

看到這篇通訊，戈林這傢伙在被捕之後，他倒還是很怡然自得的樣子，不負一點主戰的責任。  
有一次，戈林曾被審詢的，他在被審時祇說他的命運，已置之度外，因爲他不是德國的戰爭



犯，他忘記了以前將卍字空軍轟炸英蘇的罪蹟，他說他曾經在戰爭的中途，被希特勒視為敵對，希總裁下令通緝他，就這樣戈林這傢伙想卸棄責任了。

然而聯合國的國際法庭不肯放鬆這一個德國航空部長，法西斯的幹部人物的。

希特勒死後，也有人在戈林的私宅裏，搜出戈林的藏着的古董，珍品，像黃金珠寶翡翠等，此外還有無數的古畫，金燭台，和歐洲最有歷史價值的古代宮廷陳列物，這些計值美金，也已使人咋舌，那民脂民膏得下來的東西，怎能任它存在，自然地沒收和摧毀了。

古物且如此，戈林本人自然也得同他最心愛的古玩遭到一樣的命運。這個德國的戰犯，是不容他有所詭辯的。

## 「佞僕人」郭培爾法西斯的毒牙

在德國法西斯毒氣正盛的當兒，郭培爾這寶貝正是希特勒手下的一名紅客。

郭培爾其貌不揚，蝦似的一隻，背是終身佞僕着的，然而這傢伙有着一肚子的陰謀，當希特勒獨裁的初階段，郭培爾便是法西斯黨的惟一宣傳人物，不久，終於以國社黨「宣傳部長」的名義，傳遍了世界每個角落。

有着滿腹鬼計的郭培爾，他在法西斯卍字旗下的地位雖是那麼高，然而在佞僕戈林，希姆萊

的眼中，這個駝背還不够他們的刺激。當希姆萊執有秘密組織的潛勢力，在德意志版圖上到處殺人之際，他也曾想陰謀過郭培爾的。祇是在所謂清黨的前夜，被希特勒看出了他們二人之間的關係，惟恐他們有什麼意外的事發生，就在希魔私宮爲他二人拉場，那是一九三六年的事。

德國民衆的眼裏，郭培爾曾經是被視爲希特勒的私人法寶的。

因爲德國在未向世界「玩火」之前，有戈林這傢伙在旁，他可以繼承將來希特勒的事業，所以郭培爾這樣一隻「蝦」，沒有過份得到領導法西斯的希望。

翻開法西斯的膨脹史來，郭培爾倒是也有「功勞」的一個。這傢伙在戰前，屢向世界廣播，誇耀着法西斯的偉大，他告訴世人，希特勒將如何擴展殖民地，爲了麵包，牛油問題，德國將如何擄掠世界，由此世界各國積極展開軍備，不久之後，終於在法西斯黨向世界挑戰中，各個民主國家起來應戰了。

蘇聯對於郭培爾的看法，始終與希特勒一樣地仇視着的。

在戰後，祇聽見郭培爾整天價的大吹法螺。當德國軍隊攻近莫斯科時，郭培爾這隻「法西斯的蝦」幾乎站了起來，連背也不駝了。

他誦動德國人反共，抗英美，攻法境，一切德國的宣傳工作是他一人所爲，這傢伙直到德軍兩路退兵大敗時，還幫同希特勒主戰到底的。

然而柏林之役，法西斯的老巢被搗毀，德國已失去了最後的防城，這個法西斯毒牙終祇與希特勒異曲同工，在地下層自殺！

在德國的歷史上，郭培爾正是戰事犯，一個該死的傢伙。

## 「納粹跑街」里賓特洛甫

專做希魔的說客

德國法西斯「強盜組織」的幹部人員，除開上述的四個竇貨之外，曾經名傳世界的德國外長里賓特洛甫，也是五股東之一。

納粹的外交手腕完全是一種蠻橫舉動，如果說德國是搶劫世界的強盜，那末里賓特洛甫便是一個操刀的傢伙，捷克斯洛伐克，波蘭，這幾個國家的割於德國，在外形上是里賓特洛甫一手所包辦的。

法西斯與世界布爾塞維克吃鬥最猛烈的時候，里賓特洛甫和意大利的齊亞諾，日本的東鄉廣田等採取一致步調，在歐洲，卻對着蘇聯的李維諾夫，和英國的艾登爵士，在德意志的「炮口外交政策」之下，他們搶下了多少的殖民地，

德人的眼中，於是把里賓特洛甫當了奇貨！

里賓特洛甫做着納粹的跑街，向世界各國到處推銷法西斯，可是卅字貨色除開日意外，祇有三流島國西班牙的弗朗哥批發了一點。此外，像羅馬尼亞與阿根廷，這些僅是小交易，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最有功勞的里賓特洛甫的陰謀外交手腕，是他一九三四年訪問法國，和賴伐爾這傢伙的一段談判。他把賴伐爾騙進了法西斯的陣壘，於是法蘭西在表面上是民主的色彩，暗底早中了咒字的毒了。所以後來在大戰爆發後，德軍的抄越比利時而侵犯法國，賴伐爾同了貝當搖身一變，立即回德國投順，暴露了他們的面目。

在大戰時期，希特勒後來已無所謂外交了，棘手遇着棘手，乾脆把外交部長的權勢削光，因此里賓特洛甫遭到了老大的沒趣。

但這傢伙還是爲法西斯作着鼓吹，向民主陣線展開巧辯，或是著文攻擊，著文激發德人戰爭。他始終也是戰事犯，德國民衆這樣一致公認着。

# 『倒戈元首』貝當老而不死謂之賊

二次世界大戰——歐洲之部先行結束，所以每個國家的戰事犯，先行的抓獲。

在法國，最著名的賣國附逆者，是貝當與賴伐爾，貝當本是歐洲名將之一，與福煦拿坡崙與登堡同樣享着盛名，可是他在晚年却失節了。

## 法蘭西奸逆

貝當這老傢伙，誕生於一八五六年法國的北部柏·德·喀勒，有着高大的身材，碧色的眼睛，青年時入聖西爾軍官學校，二十歲即畢業，入軍隊服務。在一九一四年歐戰時他還是一名上校，到後來，由於他的英勇和機會，由上校而代理旅長而師長，一直升至軍團長。貝當已是八十九歲，在第一次大戰中曾建立殊勳，名垂不朽，據軍事歷史家和權威評論家的意見，都承認聯軍總司令福煦將軍，所以能在大戰中獲得最後勝利，全賴貝當替他打下了初步的基礎。

在他著名的一九一六年的凡爾登戰役前就在香巴臬地域，以新戰術攻擊戰，擊敗了德軍而負盛譽，防守凡爾登要塞一役的重任放在他肩上，他當時提出了「商人不准通過」的口號，在繁密猛烈砲火下，堅守陣線不動，並且時常出奇制勝，鼓舞士氣，致使他出人頭地了。

五月以後，貝當仍繼續指揮凡爾登前線的戰事，同時更統率中路軍。至一九一七年五月，他

繼尼維爾晉升爲法軍總司令。他當時的任務，是非常艱難的。法軍正因爲尼維爾的指揮失當，死傷衆多，以致兵力耗竭，士氣衰頹，有瀕於崩潰，貝當的工作是重振軍紀，重新訓練兵士，並親臨前線，赴各處視察軍隊，改善他們的生活，和予以親切的談話，或以徽章鼓勵軍心，俾重燃他們作戰的勇氣。

貝當在一九二〇年，六十四的歲時候，與哈頓夫人在巴黎結婚，距他們宣告訂婚的時間不過數小時，他對於馬奇諾防線的建造，也負有重大的責任。

一九三五年五月，因波蘭總統畢蘇斯基上將的葬儀，貝當代表法國政府前往送殯，在赴華沙途中，曾在柏林小住，歸途又在維也納小作勾留，他曾與戈林上將和其他德國有名領袖會談，他們都是恭維這老傢伙。

一九三九年三月，達拉第承認了西班牙的弗朗哥政府，便派這位白髮鬍鬚的老將赴西班牙臨時首都布爾哥斯出任大使。於是遂使貝當與德國將領相聚的機會增多了。乃至法國戰敗前一刹那，萊諾爲什麼召貝當回國做內閣協理呢？這解答是非常簡單的。萊諾因爲要騙遂甘茂林以及其他與之有關的人物，實行遠大的改革計劃，但他知道自己的名望和權力都不能勝任，便把貝當召回，以號召國人，因覺貝當爲唯一能收拾殘局的人物。可是貝當在政治思想上，却已偏向於法西斯的方面了。

當凡爾登，美茲，色當，厄比納爾，比爾福，奧爾良相繼淪陷後，六月中旬巴黎也告陷落，萊諾被迫辭職後，戴高樂偕同英軍指揮官，極祕密的到貝當住宅內，作最後諷勸，可是終歸無

效，仍舊出任總理，並請西班牙大使傳遞停戰請求，於六月十七日單獨宣佈對德國爲「榮譽的和平」和德軍簽訂停戰協定。這不能不說是法國歷史上的一個國恥紀念。

在德國本身經數年苦戰之後，終於敵不住同盟國聯軍的圍攻而宣告滅亡，歐洲平停了，而蜷縮於納粹保護下之貝當，也被法國抓獲了。

貝當被押到法庭，受法國臨時政府審詢時，不料這一代名將竟淚涕交流的，爲自己辯白着。他的理由是沒有賣國，所以通敵求和，實在爲了保全法軍實力，及保持法蘭西北部民衆的幸福。這傢伙說得出這幾句話，真是老而不死謂之賊了。他提了許多的人證，物證，並由律師辯護，然而幾次審詢的結果，判了他死刑。

聽見一個「死」字，老貝當不免要哭出來，最後是上訴了。

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戴高樂將軍爲着體念貝當的老邁，終於親自下了一道最後判決書，免了貝當一死，讓他減爲無期徒刑。晚節不堅的貝當，就這樣決定了他最後的命運。

## 「槍斃鬼」賴伐爾 法蘭西國民公敵

法奸賴伐爾是法國反共健將，當法國軍隊在色當一役失敗後，總理萊諾召見聯軍總司令魏剛，魏剛說：「一切都完了」，外長鮑多因建議求教於貝當，貝當所怕者不是德國而是共產黨，

以爲繼續抗戰的結果，共產黨必將乘機而起，這意見正和賴伐爾暗暗相合，所以賴伐爾做了貝當的智多星，自宣布停戰媾和而貝當自組內閣就做首次總理，並叫賴緝爾做副總理。

賴伐爾面目黧黑，身材矮胖可憎，法國輿論人，大概他從父親那裏傳來了一點摩爾人的血統，所以臉上有點黯黑色。他最初在家鄉當一校長，然後到巴黎學習法律，又加入社會主義黨，並在巴黎職工聯合會的法律組織裏充當一個職事到一九一四年，他被奧勃維里歐地方，選他爲市長。第一次大戰時，賴伐爾以左翼社會主義態度，抱着和平主義的主張。

一九三一年時，賴伐爾出任法國總理，便往柏林聘問，這是大戰後法總理的第一次，同年他又聘訪美國，與故羅斯福總統商談法國戰債問題。一九三四年十月，距他內閣倒掉後兩年，巴都在馬賽遇刺殞命，賴伐爾便出任外長，里賓特洛甫於該年十二月訪問巴黎時，會與賴伐爾有過一次神祕的會晤，會晤的結果，將薩爾區軍民投票延遲十年的決定予以取銷。翌年一月，賴伐爾在羅馬與墨索里尼會談。又決定了阿比西尼亞的命運。此後他聘訪倫敦，日內瓦，與蘇聯簽訂了法蘇互助協定。但有人說他是個「沒有主義，沒有人格，也不明白歷史情形」的人。

自從大戰爆發直到一九四〇年夏天，賴伐爾的一切行動都不得而知。其實他的純粹是敵國內應之一，從中破壞國事。當巴黎失陷，法國政府遷還波爾多，賴伐爾乘機掘起，號召國會議員，打銷法國政府遷往北非繼續抗戰的主張，而建立貝當政府，向德國乞和。

講到賴伐爾的爲人，蒙體尼會談及他「逼宮」一段軼事，據稱：法國政府自波爾多遷往北非主張，原爲勒勃倫總統與衆議院議長赫禮歐，參議院院長雅納南三人所決定。時爲六月十八日，



即貝當向德國乞和之後一日，他們並計劃於次日離開法國，其時貝當方繼萊諾為總理，力主政府不宜離開本國，致與他衝突。賴伐爾此時也到了波爾多，就利用機會，創導反對政府遷往國外的運動，但勒勃倫總統等堅持要立即出國，賴伐爾則前去勸阻，勒勃倫總統聽了他的一片「大道理」，法國政府遷往北非的計劃就此歸於泡影——就在這一天，貝當叫賴伐爾做內閣閣職。

賴伐爾天生着一副媚骨，假了希特勒戰勝法國的威勢，挑起了他的東山再起。在投降後的法國，繼貝當之後，賴伐爾終又粉墨登場，做起歐洲的傀儡戲來。

當德國被戰敗而滅亡之後，賴伐爾這法國國民的公敵，也與貝當同樣的被捕解往巴黎。初審之日，這法奸也仿了貝當的膽辯詞，說並沒有賣國，祇是爲了保全法國民衆才向德國投降的，可是法律斷然不容他狡憍，經延續五天之大衆後，結果仍決定判處賴伐爾死刑，罪名是「叛國通敵」，事實昭彰。

這時賴伐爾還想上訴嗎？自然可以休矣了。

在監獄中，賴伐爾企圖自殺未果，當行刑之前夕，這傢伙忽然反常，要狂吸烟捲，他的一個女塔奔走上訴呼籲無門，無奈法國民衆對於他，已恨得够深，所以不必圖存，這一個法國的好徒，是可以死了。

十月十五日，巴黎的近郊，終給人民看到了槍斃賴伐爾的一幕。執槍發彈的是十二名，都是由民衆自願參加的。當軍警們把賴伐爾綁赴刑場後，十二個人的槍彈齊發，他跪倒地面，但仍未絕氣，最後有一人以手槍打入耳內，方使他斷絕了最後的呼吸。

賴伐爾遺屍被埋在「無名法奸」的旁邊。這樣死，也是他應得的報應。

# 東京玫瑰「伊娃」 四朵花遺臭萬年

美國被捲入二次世界大戰的漩渦中，與法西斯強盜作戰了這許多年頭，由於國內的沒有搗亂份子，使他在戰爭中相當穩健。可是在日本，有四個加入美國籍的女子，和一個主持廣播的男子斯赫星台，替日敵賣力。最近這四個人終於逮捕了。

「東京玫瑰」據說共有四「朵」，其中三「朵」的名字是瓊·早川，露絲·須山和伊娃·戶御里。第一個是個加籍日人，後二者是美籍日人，其中以伊娃風頭最健，所以「東京玫瑰」幾乎成了他的專稱。

九月五日伊娃在橫濱外灘飯店參加一個記者招待會之後，被美國第八軍的憲兵抓了起來。於是「東京玫瑰」被捕的消息，傳播到全世界。

「東京玫瑰」的名字和美國大兵送唱片給她的故事早已為大家所熟悉。據說她的聲音非常甜媚，因之太平洋各地的美國大兵幾乎沒有人不聽過她的廣播。她的廣播是這樣開始的「喂！弟兄，這是你們的奧芳·安妮在向太平洋上你們這些被遺忘了的人們說話。」但在被捕之後，伊娃却矢口否認說這話的是她。她說她從來沒有在廣播中說什麼美國大兵們家裏的太太和愛人靠不住這些話，亦沒有說什麼「被遺忘了的人」，這個名詞她只在一九三二年的美國競選時聽到過。

美國當局是否將以在敵方電台播送靡靡之音及諷刺宣傳的罪名起訴她現在還不知道。伊娃對新聞記者談話時，一口咬定僅替東京電台廣播音樂的節目，而且是「爲了得一點經驗」，一向沒有正式作過「宣傳」。

「對於戰爭講起來，我採取的是騎牆政策。我並不認爲我不忠於美國。……一九四一年夏天我就想回美國。珍珠港事變發生的時候，我在叔叔家裏，初聽見這消息的時候，我幾乎昏了。後來我被認爲敵而被捕，過些時候才放出來。……我（在電台工作）只拿每月一百元日金薪水，還不够吃飯。後來總算加一點，但七拆八扣只到手一百四十七元，拿這點來維持生活，真是不容易。」

她是一個胖胖的，圓臉，大鼻子，頭髮捲在頸後，戴眼鏡的日本型女人。據她招供說，她生於洛杉磯的，在加州的開萊克西哥上中學，後來在洛杉磯的加利福尼亞大學作動物學的研究，得到學位。她在去年四月嫁給一個同盟社做事的葡萄牙人。名叫菲立普達基諾，因此她取得葡國國籍。「東京玫瑰」的國籍很成問題，她是美籍日人，又是葡萄牙人的妻子。

她的家屬二年來住在芝加哥，有父親，母親，二個妹妹和一個哥哥，最近一年來開了一片賣魚的雜貨舖子。她父親名璜，一個妹妹名瓊，最近去洛杉磯，因爲聽到伊娃就是「東京玫瑰」的消息而趕回家。美國的新聞記者發現了他們地址之後，立刻去訪問，會見了伊娃的哥哥法萊特（卅五歲）和妹妹伊納士（二十歲）據說。他們得對這個消息之後，都感到「非常驚異」，不勝惶恐。

這四朵花，如果證實國籍不錯的話，真要在美國戰爭史上遺臭萬年了。

# 「斷頭黨魁」墨索里尼 結果如此下場

法西斯的黨魁，曾經橫行歐陸震驚世界的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他是近二十年中的政治野心家之一。在巴爾幹半島的「靴形」地帶，在古羅馬的文化之邦，誰料到會產生這樣一個魔王呢？

自從法西斯毒鐵的地球燃燒以來，墨索里尼與希特勒居然比肩前進，想一口氣吞吃了整個世界。他曾經說：「祇有從戰爭中使世界寧靜。」這黑衣教徒竟如此大言不慚，意大利的命運終被燬於他的手中，成了一片荒土廢墟。

併吞阿比西尼亞洲，擄掠北非，可是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終於使他焦頭爛額嚐到了戰爭的辣味。意大利本土展開了戰爭，法西斯軍隊敗退，敗退，終於在一個山區中，這傢伙被圍，正義的意國人民成立了新的政權。

希特勒畢竟是「患難朋友」，進兵替他解了圍，救出了他。

墨索里尼被希特勒救出後，就靠著德軍的力量，做起米蘭法西斯政府的首領來，德軍一崩潰，他就不得不在四月二十五日向北逃往世界永久中立國瑞士去，但瑞士政府不願收留這個戰爭禍首而給以閉門羹，因此只能佛律於阿爾卑斯山麓小村莊裏。一批冷酷無情，久嗜他那專制

苦味而時思報復的游擊隊發現了他，於是他二十四歲的情婦克勒拉，貝黛茜，前法西斯黨秘書，  
阿加利，斯塔拉西，和其他十五個法西斯巨頭俱被逮捕了。

被捕時墨索里尼尚雄心未死，企圖說服游擊隊使其釋放，他說，「只要留得我的命在，我能  
爲你們再興帝國。」不過誰聽這末途英雄的大言。過去他曾向人民誇口要重興羅馬的光榮，擴張  
帝國的版圖，於是擴充軍備，遠征非洲，想把地中海化爲羅馬帝國的內海。但結果却招來戰爭，  
饑饉，疾病和死亡。民衆已厭倦了戰爭，將來的光榮抵不過目前慘痛的教訓。經過草率的審判，  
他同情婦及十五個黨徒俱被判處死刑，在面對機槍時，他尙喊「不，不」，但子彈不留情地穿過  
他的身體，結束了這惡魔的生命。一輛運貨車把他及其他的屍體運到米蘭，陳列在廣場上，第二  
天，成千的人們跑來對發豪言大語的傢伙施以污辱，甚至用足來踢他的面頰。他們已忘了墨索里  
尼過去一切的功績，他曾把意大利造成世界強國的地位，他們也會贊成他征服阿比西尼亞的行  
爲，當他出現在陽台上幾千萬人民向他歡呼過，但今日對他的屍體施於污辱的羣衆中，也有昔日  
歡呼的羣衆在內。他的法西斯黨徒呢？消失了，有許多混在民衆中隨聲附和着！但這也足使一般  
的獨裁者有所警惕，不要以爲民衆都順從你，只要一旦失勢，民衆就會毫不留情的用殘酷的手段  
對待你的。

後來因爲看的人實在太多了，要是每一個人來踢他一脚的話，墨索里尼非把他斷了頭，斬了  
肉泥不可，只得把他倒懸在煤氣沾的鋼架上，使每個人都有一睹遺容機會，但還有人從遠處用石  
塊來擲他。如此下場，真是萬難逆料了。

從高架上解下來的墨索里尼的屍體，被放進薄薄松木棺材中，沒有人爲他辱悼，也沒有人爲他服喪，抬到義塚一埋了事，上面既沒有石碑來記述他的事蹟，亦無墓標得使後人得以憑弔，他的唯一墓誌銘是民衆給他的挪噓踐辱。在這墨索里尼可謂大不幸，不死在戰場上，也不會受到正式的裁判，就此草草死在匹夫村婦之手，比起生死兄弟希特勒來大有損失。

墨索里尼死了，希特勒也死了，他們的屍首已冷，但他們的鬼魂却同着啓示錄的四騎士大步踏過義大利。義人也都了解在和平，安樂和自由時代到臨之前，仍須過相當時期的饑寒與死亡威脅的生活。

# 洋喇叭 哈哈爵士 繞舌者處死

在二次大戰中，英吉利也出了一名無恥的巨逆。

甘爲德國利用而專作反聯合國廣播宣傳的英奸哈哈爵士，在戰爭結束，聯軍進駐之時，終爲英軍捕獲了。

哈哈爵士，是一個隱名的別號，這個傢伙原名威廉喬埃士，他想用他的技巧和騙術，一手掩抹天下人的耳目，雖然英國人非常欣賞他的技巧，但在每個人的心目中，終當他是一個通敵的英奸——無恥的傢伙。

在英國倫敦中央刑事裁判所中，特地掃除了一間獄室，預備用來招待這個機敏的叛逆。通常是縛在馬背上隨後拖到刑場的，隨後，再把一個罪犯放上絞台，處以絞刑。倘或罪犯的成份過於使民衆或官家憤慨，則連肚腸也將挖了出來，並非想把這樣一個人的腦袋割下。然而現在有人提議，可以把這一個傢伙綁赴倫敦塔的旁邊，處絞就算了。

在戰前，哈哈爵士人家祇以爲是個暴漢，而不知道是個法西斯主義者。一九三九年歐戰爆發前一星期，他便離開英國。臨走，他私下雇騙了他的夫人的大批東西而「捲逃」；同時還帶了國社黨機關一筆款子和孟徹斯德的一個舞女。任鄧扣克和挪威之後的那些悽涼的日子，在閃電戰術

恐怖之下，以及後來漸見轉機的時候，英國人自始至終撥開他們的無線電，逸情開緻地收聽他的廣播宣傳。他們常常注意他的言論，他的圓滑的諷刺和不正曲的真理尤其熟悉的，千篇一律的開場白：「對有些人，我可以視作一個奸逆，然而請你們聽我到底是說些什麼？」

他們的確接受他的要求，而且很寬大的收聽他講的話。事實上，他的言論比英國廣播公司更動，活潑，有趣，然而日積月累他的言論更刺激渾勵英國人的敵愾心理。他們爲這哈哈爵士編了一幕音樂喜劇，並稱呼他神秘的激動者。

在最後一次，醉話連篇歇斯的里的廣播之後，這哈哈爵士便銷聲匿跡隱藏在法倫司堡的旅館裏；之後被英軍叱逐出來，當時只以爲他是一個德國人。最後他準備逃到丹麥，半路上遇見了兩個英國軍官，就此，被抓獲了。

一個叛徒，在出賣良心時似乎是永久料不到要惡貫滿盈的，哈哈爵士這條伙直到被捕，還說像做夢。他被英軍處判極刑，一度上訴，但在幾個月之後——十月八日，英軍當局又把他上訴駁回，仍維持兩個字「死刑」。

「哈哈爵士」祇好變「嗚呼爵士」了。



# 「丑字走狗」莫士林屍骨不回家鄉

挪威巨奸莫士林走進奧斯陸一個舊影院改裝的臨時法庭，想爲他這卑惡的生命作無效的挽救。他雖然已經五十八歲了，但沒有衰弱的樣子，相反的，他仍是滿臉兇惡之氣。

由盟方協助在德國高級官員方面得到實證，挪威法庭以九大罪狀起訴莫士林，軍事上叛變，陰謀使挪威置於外國統之下，主謀殺害十六位挪威愛國志士，妄自處置公私產業，侵吞公款達一千萬美金以上。莫士林只是愚笨地空口否認，反覆地說：「我是挪威和北方——歐洲的救星。」

他所謂救星是什麼意義，沒有人知道。但有一件事是每一個挪威人都明白的，那便是他把挪威先完整整地賣給了納粹。他把征服挪威的方案擬訂得這樣詳盡周密，而最後還居然能秘密晉謁納粹魔王希特勒。

莫士林的賣國計劃是要德國用傘兵降落挪威奧斯陸四周以便囚禁挪威王哈康和他的政府。但納粹改用了海軍，於是挪威王得以出亡。這樞看來，比之外國侵略軍，內奸是遠爲狠毒而澈底。

但納粹對他的信任並不甚大。德軍既兵不出血而佔挪威，莫士林自稱元首，隨即粉墨登場。

却不料希特勒派了一個泰波文來做總督，給葵士林兜頂一盆冷水，於是這個「政府」便告沃折。後來幾經商量，延到一九四二年二月納粹才給他一個「總理」名義，從此便名正言順地當了泰波文的「茶房」。雖然這個「茶房」呼之即來揮之即去，却始終討不到他「主子」的歡心，在卅字旗下祇做了一條走狗。

回到柏林，泰波文葵士林着實「打氣」稱贊他對教師，學者，大學生和猶太人的虐待，這一下葵士林可受寵若驚了，得意洋洋不可一世起來。希特勒「召見」他的時候，要他簽署許多死刑執行書，大批流放挪威人民。葵士林立即答應了，只要荷包裝得滿，只要德國人允許他強取豪奪民間資產，只要他能坐到挪王的宮裏用「銀桌」吃飯，他便什麼事都肯效勞。死多少同胞他是全不放在心上的。

當在戰事結束時，葵士林這個可惡的傢伙，終於給挪軍事當局所逮捕。他前後有這樣些劣蹟，當然是列入戰犯之羣，被解到法庭審訊。經過一個很久的時期，正式判了死刑，就在十月二十四日，在挪京亞克色斯炮台執行槍決。葵士林也想與法國員當同樣提起上訴，終變了一個泡影。

這條伙行刑後，屍骨照說應讓他帶回故鄉去殮葬，可是這個「賣國賊」的鄉親鄰友，均反對把他屍骨運回故鄉，來破壞他們的鄉譽，沾辱了「鄉土」，所以這個叛徒直到死去，也無葬身之地了。

## 越南奸逆罪狀

# 「熱帶丑角」德古——日本人眼中的狗

越南，有迷人的城市，在交趾支那，在西貢，這遠東的法蘭西的市場，當二次世界大戰中也竟遭到日本的搶掠，於是法國喪失了它的殖民主權，代而起之的是日本鐵騎的踐踏，和法西斯毒氣的燃燒。

一直保守着王換制度的越南，這次出現了一名天字頭號大傀儡——即總督德古。德古被日本人牽在手中，狗似的攜東帶西，做了熱帶的丑角。在日騎佔越後的不久，德古已經出賣了靈魂，幫助敵方凌虐着越民。這時太平洋風雲相當緊張，日本軍隊已佔據了馬來亞；非列賓，新幾內亞一邊的地盤，由於他們夢想着要造成所謂「大東亞共榮圈」，不惜把印度支那半島的自治國獨立國及殖民地撈在手裏，以膨脹着遠東的聲勢。但是這種侵略的行爲，在逆賊德古根本是麻木不仁，不知道敵人的陰謀的。

德古這熱帶丑角登場後，由日本的老狐狸芳澤，去越南西貢導演着他，叫他做傀儡戲。一方面，日本的法西斯主義已經到了越南，是無所謂再談政治的，不必談別的伸展，單說越南的產米量，已經驚人，在日本軍餉鬧荒的當兒，偷運了越米，把其他所有物資搬回日本，這是越民的互取大辱。這些所作所爲，正是德古這個叛徒一手包辦的。

德古甘心出賣民族，長時期的幹着資敵工作，在軍事上，這傢伙更與日本軍人寺內壽一狼狽

## 印度叛逆者

爲好，在越南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越南的人民，無一個不在漫罵着他，祇是這傢伙有日本強盜的保護，人民奈何不得他就是了。當勝利的曙光傳出後，越南竟又發動了多角關係的戰事，結果幕後策動者寺內壽一這老傢伙被捕，而德古也成了囚犯。

這一個違害越南民衆的叛逆，自然難逃法網。

## 賣國黑炭——鮑斯 靈頭觸到印度國

許多年來在英國勢力下生長的印度，最近被東方軍國主義日本的威脅，已有所謂「自由印度」偽政府出現。主持這項勾當的附逆者，正是認賊作父的賣國黑炭鮑斯。

鮑斯，他在印度不是個了不起的人物。他的倒印，不是純粹爲着政治上的爭取，乾脆地說，乃是受了日方的利誘，才幫同着日本軍閥說話的，印度的獨立運動在大戰未爆發之前，早已有着民意的激昂表現，甘地，尼赫魯，他們所主持的才有意思，至於鮑斯這傢伙之媚日，完全在於求榮。日本真會扶持印度獨立嗎？他們自己在戰爭中已經精疲力竭，無法延續自己的生命，這樣，那有力量來助印自治？所以在政治的路線上，祇不過藉此以抗英，做一齣猴猴戲給世人看看而已。

鮑斯是可憐復可惜的黑炭，他在投向日本的過程中，實在沒有什麼實際的權力給他抓，但言論方面，做了日本強盜的喉舌，也學着日本的一貫無賴行爲，給世界民主陣線大搗其蛋，鮑斯這

個該死的傢伙，遂爲人所不齒了。

以「政府主席」自居的老猴子鮑斯，曾經與高采烈，給日本人玩弄着，這傢伙中了一大東亞新秩序」的毒，一度訪問日本，和日本與「泰僞」「越僞」諸傀儡組織訂立盟約。他在日本大放狗屁，祇罵英美，甚至和戰鬪的中國也爲難，極盡了諷刺的能事。我們中國有什麼地方辱蔑了印度，要這個無恥的傢伙出來指斥啊！

鮑斯會浮屍似的朶到上海來，開會召集上海印僑，同樣施以毒化的政策，印僑何嘗不知道這一個非正宗的日本私生子，是無恥的東西，但受着日軍所迫，不得不齷齪爲之，做了旁聽者。鮑斯這傢伙却引以爲榮，真是滿諺打話「靈頭觸到印度國」，丟盡了印民的體面。

敵者，媚日，與中國的不肖汪逆陳逆和好，鮑斯的做印度僞主席，就是這一樣一片混張，回顧國內，這傢伙如何再見甘地尼赫魯呢！

## 「可憐蟲」阿巴溫 大聲疾呼的傀儡

一九三九年六月起，暹羅改它沿用已久的國名爲泰國（也叫做泰族國），這個保留着東方神祕色彩的國家，在文化史上也有相當一頁。可是平靖時期，不見國內有什麼政治上的誤激活動，經二次大戰的火燄侵入國境之後，則由於日本的陰謀的暴露，成立了僞組織，由以前不甚得志的阿巴溫做着傀儡的頭腦，立名爲「首相」。

阿巴溫這個傢伙，如果說他有政治野心，倒也太高視了他。這個喪心病狂的附逆者

，也與印奸鮑斯一樣，是一種賣國求榮的表演，他在登台的第二天——一九四四年二月，在盤谷召集了當地的惡棍，和一些僚倒政客，失意份子，公然在私邸舉行「就任披露會」。一代泰奸的誕生，就於那天為始，從此他甘心跌在日本人的懷抱裏。

這個可憐蟲，還招待過德國駐泰大任烏恩特拉，以及什麼「滿洲」公使，他違反戰時民主陣線的法令，趨附法西斯，承認偽「滿」，在席間，他與其奸婆阿巴溫夫人竟大聲疾呼，當眾宣稱泰國以後的政治態度，這傢伙也決意加入所謂「大東亞共榮」陣線，和正義之盟國英美奧加等對抗起來。在這之後，阿巴溫就隨時資敵，為法西斯張目，甘心做着日本的走狗。

阿巴溫在日本人眼中，也是一條忠實的小犬。

日人把他置於掌股之上，儘管地玩弄，叫他播音，發表談話，這傢伙均肯服從，真是胃口太好了。其實，阿巴溫是無恥的東西。他在做着傀儡之外，一天到晚遊山玩水，在古寺古宮中，盜了許多國寶送到日本三島去，這種無恥的勾當，泰國人民是永久把它記在心版上的。

現在民主國家獲得了勝利，日敵的投降，所謂泰國的偽政權自然也瓦解了。阿巴溫這傢伙，怎能逃得法律的制裁？我們且等着瞧吧。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7740B

世界各國

# 世界各國戰事犯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  
(初版一〇〇〇〇冊)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180

出版者：友聯出版社

編輯者：友聯編委會

總經售：五洲國際書報社  
勵力書報社

• 售代有均局書大各國全暨 •

~~H39650~~